

梅花姑娘

· 周天簫 ·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5 6819B

長篇愛情小說
梅花姑娘 序

食色性也；麵包果是生活之要素，戀愛亦並非可以缺少的；兩件在人生中占着同一重要的地位。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。

而在或種意義上，可說戀愛較麵包尤重。人一到青春時期，在生理上心靈上都需一種慰藉，這慰藉可以關係到他或她的一生的志趣和作爲。在封建的舊制度之下，爲戀愛不自由而發生的頹廢，乖戾，病態，消極，以至自殺，殺人的事件，真是不計其數，俯拾即是。而當事者非但不得人之諒解，還要獲到「叛逆」的罪名。其冤痛可謂深入九幽十八獄！

現在呢：封建已屬過去，「自由戀愛」成爲天經地義；少男少女之互相交往不能以「禮防」束之了。本書中所寫的，便是這得到新洗禮後的一對，他倆之無邪的心靈，和天真的作爲，真像「天人」一般。這，纔可說是保全了「人性」，做成了人了。

可是，社會究竟還未澈底澄清呵！舊制度的殘餘，仍然活躍於一隅；活躍於

老人的腦海中，活躍於腐化的階層裏。女主人翁的母親想把她女兒送給財主，好像女兒的出嫁是必須以錢財作對象。這，試問與「人性」隔得多遠？能否保持女兒不致墮入九幽十八獄呢？

可喜的是這女主人翁個性甚強，竟衝破了這氛圍，並且利用了老人的腐謬，達到他倆的理想之境：不但解決了戀愛，並且解決了麵包。這，在戀愛範疇中，可以說是革命的驕子。

但是社會是龐大的，人生是繁複的，全社會的人，在這尙未澈底澄清的時代中，能不能都像本書主人翁般的達到理想之境呢？……

——演玉序於滬寓。

長篇愛情小說
梅花姑娘 上卷

卷前

「一個哼哼；一個哈哈，二個轎夫上山扒，哼哼，哈哈，哼哼，哈哈，一乘轎子肩上壓。

一個哼哼；一個哈哈，哥哥坐轎看梅花，好哇，好哇，真好，太好，哥哥笑得眼睛變做一條縫。

梅花香，哥哥聞，梅花色，哥哥親，清香秀色稱了哥哥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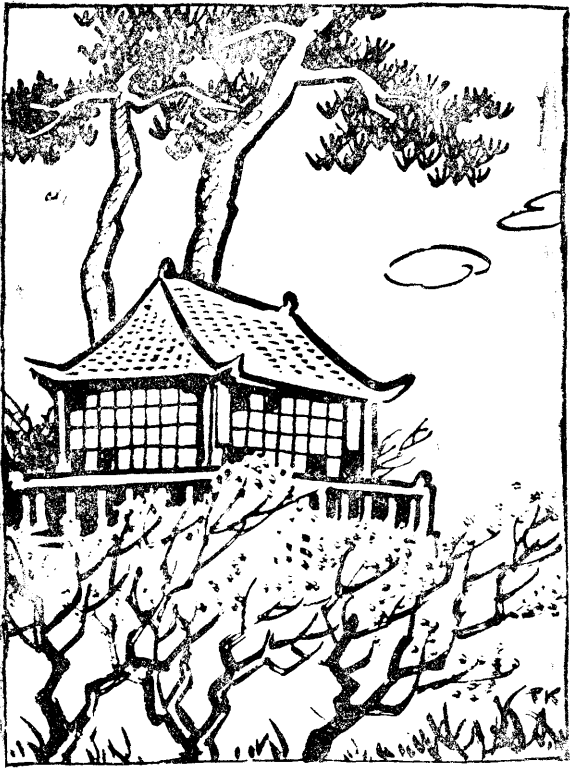
梅花詩，哥哥吟，梅花曲，哥哥哼，詩情曲意動了哥哥心。

一個哼哼，一個哈哈，哥哥坐轎看梅花，梅花忽然枝頭笑，開言道「小妹梅

花接哥哥的駕，哥哥果然今天到。」

上面一個曲子是從「梅花接老爺」改寫的，起初我讀到這個曲子時候，正是梅花盛開的春天，那時我旅行到一個山清水秀的風景區內，並且住下許多日子。那邊不但梅花開得一片白如雲錦，更有亭台樓閣寶塔，石舫，板橋和其他的許多樹木花草，身入其境，彷彿跑進了紅樓夢的大觀園。每天清早起床，抹了一個臉，便披上晨衣，走下樓去，開出那扇落地長窗，便是一片青草地，中央一條鋪着花卵石的行道，是通達全園的路線。跟了這條路徐徐走去，一面賞識着兩旁的梅花，一面吸收着朝氣，覺得人和花一樣的鮮妍，又彷彿自己化入了大自然的境界，自己忘了自己，頓時心地光明如鏡，一點俗念也沒有了。

走了一個大圈子，一個轉彎，一個轉彎，收入眼簾的景象，也跟着一個轉彎一個轉彎。又感覺到當日建築的偉大和設計的巧妙。雖然我住在這裏許多日子



這是四面臨空的一個小閣，三面有小方格子明窗，不用推窗便可看見五六里周圍的風景。一片鬱鬱青翠起伏的景象，真可以入畫，就是這左右一片梅花，叫人自有出塵之想。把窗推開，一陣陣春風夾着花香吹來，也要把人醉倒了。

了，還不知道這裏主人翁叫什麼名字，爲什麼他們自己反不來賞這人間清福呢，世上自有許多想不透切的事。我一面癡心的想着，無意中又走上一個叫做「梅香閣」的石階，於是索性推開那個花瓶形的小門，走進去反手重把門關上，從那屏風後面一個梯子走了上閣。

這是四面臨空的一個小閣，三面有小方格子明窗，不用推窗便可看見五六里周圍的風景，一片鬱鬱青翠起伏的景象，真可以入畫，就是這左右一片梅花，叫人自有出塵之想。把窗推開，一陣一陣春風夾着花香吹來，也要把人醉倒了。

原來這閣就叫做「梅香閣」，當初建此閣，想來也是賞梅的意思。我悟到了這一層，一入笑了一會，又倚在窗口呆了半晌。

自此，我每天到這閣上來一次，來一次總玩上大半天，有時帶一卷書來，有時帶一壺酒來。好得這個閣上有小桌子，椅子，也有橫榻，收拾得很清潔。書看倦了，或者酒喝醉了，就在榻上倒下睡一大覺，醒來人總有點惺忪樣子，便懶得

起來，索性張着眼睛躺在榻上養一會神，這個時候常有一對一對花蝴蝶飛進來，飛來兜一個圈子，看見有人睡着，連忙逃一般的又飛出去了。等了一會也許忘記了，又悞飛進來。我伸一隻手招着她，可是又驚得飛去了。

這簡直是個詩的境界呢。

就在這時候，環境太可愛了，也太靜穆了，往往一人看花讀書酌酒戲蝶，會使你忘記一切，呆呆地走進了另一個幻化的世界，腦海裏就跟着浮現出一個愛美的境象，這個境象起初祇是一個輪廊，也說不上內容，後來又讀到那首「梅花接哥哥」的曲子，又經過幾天推想，才漸漸有明晰的故事產生，當時便扎下一個節目，確定欲寫的計劃。

又過了幾個月，於是這本書就產生了。雖然是偶然的，但也可說並不是偶然的。

念五年八月五日前記

一

這本書展開第一章，便是一個風景區內的小莊子，叫做「后餘」的，那裏不過八九十家住宅，但大半都是高樓大廈，石庫門面，黑漆鐵門，黃銅的門環，門口兩旁還排着圓的方的長的石櫬，沿着牆脚一排楊樹，從村口到村尾，種得密密層層，一到夏季，樹葉成蔭，傍晚在門口坐一會，涼風習習，一點也不覺溽暑之苦，就是太陽高照的正午，門口也晒不到一點陽光，如果一卷書，一張藤榻，一個人躺在那裏，真是飄飄欲仙。楊樹外邊有一條河，這條河雖不十二分闊，但也不算小，水是活的，一直通太湖，又通到城市，每天船艘經過，來往自如，一點也不擠斷，你爭我奪，發生相打的事。沿河每家門首，有一石砌的水埠，以便浣

衣，淘米，登船，釣魚之用，居家都感到十二分便利。

這裏離開城市有二十華里，陸路有長途汽車，車站就在村口，票價每位二角五分，一天來回一次，水路有汽油船，也泊在村口，依理有了汽車，船的生意也就受了影響，可是並不，因為各有長處，船價便宜，每位祇一百文，行動平穩，不像汽車那樣顛簸，飯也要嘔出，並且它一天來回有二次，不論天晴雨落照常開航，汽車逢大雨就不開，所以也有一班人捨汽車而趁船的。

這裏雖祇八九十家居戶，但也有二十多家商店，一家郵政代辦所是附設在京貨店裏的，每天的信很多，村裏的子女都在城市裏讀書，他們的父親都在上海辦事，一年回來一二個月，享享這鄉居之樂的清福。

現在且說這村上有一家姓班名叫馬的入家，他是錢店的經手，身邊可也積蓄了靠十萬的花頭，家中一夫一妻，膝下祇有一個女兒，這個女兒名叫梅花，生得

如花如玉，伶俐異常，自小跟着母親學習書畫，性習又怪熱烈，有時又怪冷癖。自從她出世後，隔了幾年，班馬就一病死了，遺下這一對寡婦孤女，度着凄清歲月，好得班馬在時有積蓄，她們的生活是毫無問題的，祇須支點利息來開銷，也綽乎有餘了。

光陰容易，忽忽十年過去，班梅花已經十七歲了，她跟了母親在家裏學了許多學問，詩，詞，書畫，刺繡都會，在學校裏又吸收了許多新思想，參加什麼團體，什麼運動，辦事又非常熱心，肯負責，所以一班同學都和她聯絡，男同學都左右奉順她，追求她，可是她都不放在眼裏。她母親見她一年長一年，預備替她定一人家，「女大當嫁」也可了却做娘的一樁心事，可是做媒的儘管上門來，結果終是高不攀低不就，打了回帖。其實班梅花心目中早有了了一個人，這個人就是他表哥，這表哥姓池名叫廷秀，生得一表人才，貌如冠玉，胸藏萬卷，寫得一手文章，年祇廿一歲，已經在上海一家書局擔任編輯，他們兩人自小見面，兩小無

猜時候，就訂着盟約，一個非他不嫁，一個非她不娶，別離以來雖有六七年了，可是時常有信寄到后餘村來，那月郵政代辦所也忙着替他倆人送信收信，班梅花自然也是一封老長的信寄去。學校開課了，她上城市去讀書了，池廷秀的信便沒有了，原來是改寄到她學校裏去了，待到放寒假，放暑假時期，他的信又寄到村裏來了。如果一方面沒有信到，便連飯也吃不下了，於是一封信趕去，沒二天信又到了，其實並不是無信來，也不是病倒，也不是忙，祇是那月郵政代辦所的信差故意把他們的信攔一攔，難他們一下呢。

有一年班梅花放了暑假在家裏很是無聊，她邀了母親許可，寫信給池廷秀，接他到鄉間來遊玩，那時廷秀已經在書局裏做編輯，接到這封信，便請了假趕到后餘來了。

班梅花知道他表哥一定要來的，到了那約定的一天，她撐了一柄花紙傘早守在汽油船碼頭上等，等了一會，老遠那條河裏冒上一縷黑烟，汽油船「嘟嘟」

放了幾聲汽，知道船快到埠了，班梅花心裏一陣歡喜。她廷秀坐在船裏，頭伸出窗口一望，知道到后餘了，也是一陣的歡喜，連忙整整衣服，把座底一個提箱拿了起來放在手邊，一面儘朝窗外望，船一點一點靠埠，他無意中看見一個撐花傘的姑娘在那裏對他笑，他心中一跳，原來這就是他表妹呢。

班梅花伸着雪白的手招着，一面笑着叫：

『廷秀哥！廷秀哥！』

廷秀也伸手招着，一面也笑着點頭，他心裏恨不得從這窗口就一跳上岸，這斷命的船又開過埠頭，忙着拉鈴打退車，鬧了一陣才傍了岸。廷秀一看岸上許多小孩子『哇哇哇』地舞手跳脚叫着，表示船到了，他們也在迎接着他們的父親和哥哥們，從都市帶回來許多玩具和糖果。

廷秀穿了一身全新的白西裝，領結上別了一隻金相的蜘蛛，大紅領帶，頭髮梳得光亮可以照人，這分明是一位愛美的新青年，不特他表妹看中他，想來追求

他的女子也是很多的。

他從船倉走上船頭，好像一個穿了盛裝的藝人從後臺走到前臺，第一個看得心中快樂的，當然是他表妹，她心中想：

『我的表哥現在這樣的漂亮了，幾年不見長得這麼可愛，如果在路上也許不會認得了。到底任何事情，聽得人家說不可靠，通了幾年信也是不可靠，祇有見面才真快樂，才是實現……』

但是在廷秀心中也是這樣想：

『我的表妹現在長得這麼美麗了，旗袍長長拖到地，頭髮上縛一個粉紅綢結，臉蛋圓裏帶點長，略施了一層薄薄脂粉，更加可愛了，如果在路上也許不會認得了，到底凡百事情，理想與事實完全相反，我沒有看見表妹一定不會想象她這麼可愛人兒……』

他倆倆人心中一樣的你羨着我，我羨着你呢。

廷秀笑盈盈地一腳踏上岸，他表妹早伸一隻手過去挽着他，笑說：

『廷秀哥，我知道你今天一定會來的，所以老早就到碼頭上迎接你了。』

廷秀也笑着說：

『何以見得？你又不是仙人？』

班梅花哈哈一陣大笑，把頭一點說：

『廷秀哥，難道我還摸不到你心裏麼？』說着就伸一隻玉臂過去，挽着廷秀的左手，眼睛朝他一迷一笑的，這樣手挽手的一步一步走去，這時旁邊的許多人都看呆了。

他們一面走一面低低的講着話，聲音非常小，祇聽得廷秀說：

『梅妹，我和你多年沒有見了，想不到你長得這樣可愛，你看我還是這麼老樣子，一點也不長進，人也瘦得不成樣……』

班梅花忽然把手挽得緊緊的笑道：

『廷秀哥，我有什麼可愛？你不要打趣吧，你才漂亮呢，年青青的一位文學家，我有你這點學問，真開心不得了，死也願意了。』

廷秀哈哈一笑道：

『這是什麼話？青年文學家這銜頭我吃不消，還是送了你，你才是青年女作家呢？』

班梅花聽見青年女作家，又是朝他一迷一笑的，說：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，我不是作家，你是作家，你是作家。真的，廷秀哥，不要說笑了，我書讀得太少，以後要你指教地方甚多，我們應當推誠相照，是好便好，是不好便不好，我素來不愛說假話，我看人家學問品行好，便崇拜他到底，願意和他做一世朋友。像你，廷秀哥，我和你雖是親戚，可是我以為「親戚」二字全無意義，我和你這麼愛好並不是親戚上發生原因，實在我還是崇拜你才學和品行，不知如何的，你的文章我真是愛讀，隨便一節小品，一段通信，自有一種

滋味，好像都是我欲說的話，我要做的事，你都替我寫出了。這還是次要，你的文章全篇裏還含蓄了天真姿態，富有生命力，完全大自然的描寫，沒有一絲口號式的，譬如：「打倒呀！」「起來呀！」「努力呀！」這種文學初看似乎很興奮，再讀一遍便覺空洞無意義，我看見頭便痛，也許我性情不相近。廷秀哥，你的文章我愛讀就是這一點，異常平淡像河池裏的浮萍，活潑時候又像三歲孩子，什麼也不懂，欲哭就哭，欲笑就笑，還有你引人發笑地方，真把人的肚腸也笑斷了。」

班梅花一面說一面慢慢走，廷秀一面也拉開嘴微笑，他認為表妹的論調很有道理，並不是胡說，也不是一味恭維他，這倒是知音之談，便說：

「你這一篇理論很不錯，你說我們的愛好不是親戚關係，這可說你是我知音，我也是你知音了。不過，梅妹，我也有點對於你的意見，希望你能夠接受，就是你歡喜做詩做詞，詩詞雖也文學一種，研究自無關係，不過我總覺得你思想太

受拘束了，太不活潑了，現在你年紀還輕，最好放棄了它吧，你不能和你媽媽比，她已經毒種深了。』

班梅花點一點頭說：

『我未嘗不知道，以後一定聽你話。但是你不能一筆抹殺，詩詞好的甚多，並不一定受拘束，我媽媽很有幾首好詩，寫得十分自然，還有像唐詩三百首，都是好詩，我常常捧來讀的。』

廷秀一笑道：

『話雖不錯，但是做詩的人多，能有幾首好詩呢？你想唐朝一代，祇留下這三百首纔是好詩。不過現在時代不同了，我們應該跟時代走纔對，你以為如何？』

他們一面走一面說，不覺已經走到家門口，班梅花的媽媽早站在門口樹蔭底等着他兩人，班梅花老遠也看見她媽媽了，便把手推了推說：

『你看我姆媽等在門口呢，快走吧。』她忙把手放了鬆，兩人便離開了。

廷秀看見他姑母，笑着叫一聲『姑母』又恭敬的鞠了一躬，說道：

『姑母，你一向康健？多年不見了。』

他姑母笑迷迷說：

『廷官，多年不見，你這麼長大了，哈哈，——裏面請坐吧。』她回頭又

和梅花說：

『阿梅，領你哥哥到書房間裏坐，那邊風涼點。』

班梅花把廷秀手裏提箱搶了下來，自己拿在手裏朝前領路。

這是一座四開間六進深的大廈，門口有二隻石獅子蹲着，自然也是石庫大門，門樓上有「源遠流長」四個石琢大字，大字四圍雕着極精致的石刻，那是八位穿着戲裝的仙人，叫做八仙飄海的，其中有一位女仙人，手上托了一隻花籃，恰

恰這花籃裏麻雀做了一個窠，不時有大麻雀馱食來喂小麻雀，飛來一次便聽得小麻雀「吱吱吱」叫。靠東邊那個仙人，手中的拐杖斷了半節，想必被風打落了的，如果叫泥水匠來接一段上去，便不成樣了，還是索性這樣好。

走進第一門，中間有六扇落地屏門，又長又重，終年關着，逢着大事再開一回，屏門二邊又有二扇長門，這二扇長門就是進出走的。第二進是一個大天井，兩旁自有走廊，雖大雨也不會打到廊上，走過廊就是大廳，這個大廳非常之大，可以擺二三十桌酒水也不擠，當中懸一幅大中堂，中堂上畫的是一條攢在烏雲裏的墨龍，頭伸在外面，身藏在雲中，正在那裏噴水，一條像電光一樣的東西從龍嘴裏吐出，這就表示水了，畫是畫得神氣活現，一定出自名家，兩旁二付又長又闊的木頭對聯，從頂上一直懸到地，上面的句子一付是：

月懸中宵萬籟俱寂

雨灑六合一塵不驚

還有一付是：

洗硯春波臨晉帖

添香夜雨和唐詩

上款是子琴先生大雅，這想是班馬的別號了。下款署的大蘇王琢撰。王大蘇是近代大書家，他的字筆筆見骨力，愈大愈好，所以沒有幾個字的聯句，可以一直寫到底。還有一付是于佑任的字，也是橫闊豎大，氣象萬千，兩旁壁上懸的屏條，中間八把紅木龍頭椅，天天拭得也發出耀光了。地上打掃得一塵不染。第三進又是大天井，天井下佈滿了花草，花架上也排滿了花盆，每一盆花上都標出花名的竹扞上面寫道：「烟葉花」「開開利」「萬壽菊」「蔦蘿」「長春花」「龍鬚牡丹」「小天人」「女兒紅」「美人櫻」「猩猩草」「紫茉莉」「千日紅」一時也寫不完，其中許多已經感開的，有許多還是含苞未放的，還有許多祇一支箭芽的。天井南邊地上堆了許多從遠處搬來的黃沙泥，想必其中有幾盆花一定用黃沙泥

來培植的。第四五進是四合的會客間，中間一天井，上面是樓房，東西兩廂房，裏邊佈置得很是精巧，東廂房是班梅花的書房間，西廂房是她姆媽的書房間，佈置得完全不同，一面是古式古香，懸的全是單條字畫，其中有一幅是孫綠冰繪的墨竹立幅，和王南陔的對聯，一架立地書櫥，藏的全是線裝書，有宋版的，有明版的，也有手抄本的，書桌上擺着文房四寶，另外又有一隻香爐，爐裏正焚着一支香，香煙浮動，更顯出這裏幽靜了。東廂房是班梅花的書房，佈置完全和西廂房不同，摩登極了，四壁懸的大照片，劉海粟的油畫，豐子愷的漫畫，盧施福的攝影，站在地上有一尊大石膏像，地上鋪的絲絨毯子，四邊沙發圍來，中間一隻又低又小的百靈桌，桌上鋪着白桌毯，上面放一隻大花瓶，瓶裏插着三朶大荷花。靠窗口一隻又大又闊的紅木寫字桌，上面擺的水晶墨水盞，一塊大玻璃版底下壓着許多同學小照片，名片，和紅葉，都怪整齊，旁邊信籃裏堆着一疊原稿紙，原稿紙角上都印着「班梅花稿箋」五個小字。靠左邊兩架立地書櫥，櫥裏

全是精裝本子的書，上海最近出版的文學書籍，她統有。靠右邊安置一隻鋼琴，班梅花不但愛文學，更愛音樂，奏得一手好鋼琴，這真是天才。窗外有一株梧桐，地下有鳳尾草，中間有一缸金魚，但是種氣不好，因為購不到佳種，可是這隻缸年代已久，四邊生出青苔，油綠可愛。第六進是花匠和娘姨們的睡間，廚房一直在後面。走出後門還有一個大園花和一個大竹園。

這樣一座大廈，然而裏面祇住得五個人，班梅花和姆媽，二個娘姨，一個花匠，其餘全是空着，這是中國人永遠不肯改過的死張場面的惡脾氣，明知祇有幾個人，偏偏要造大屋，情願造來自己住一進，其餘聽他空，表示闊氣，尤其官府人家。

但是班馬，他不是官家，正因為有錢，也要造大廈了。

班梅花領了她表哥一進一進走去，廷秀從前也來住過的，低了頭悶走，因為

好多年沒有來過，祇覺得這個屋好多進深，一進一進走不完似的，又覺得比從前改變了，有點地方也比從前舊了，那天井的花牆從前是雪白的，現在被雨打得像山水畫一樣了。走到第四進，班梅花嘴裏嚷着：

『到了，到了，廷秀哥，我們到東廂房裏坐吧。』她便把東廂房的門推了開，走了進去，廷秀也跟了進去，班梅花說：

『廷秀哥，你隨便坐吧，這是我的書房間，你看怎麼樣？』她把提箱按在沙發上，她也倒了下去。

廷秀四面一看，連連說好，他對盧施福那幀攝影，再三鑒賞，嘴裏不斷叫好。這攝的是一幅黃山「天都峯」景象，彷彿米氏的山水圖，取景，光線，製作都達化境。因為廷秀也歡喜攝影，也會到過黃山，所以看來格外有趣，他說：

『你這幅東西如何來的？』

班梅花答道：

『還是前年盧施福和陳傅霖在南京開合作影展，那時我和姆媽恰在南京遊玩，進去參觀，我看中了這幅天都峯，二十元定來的。』

『二十元定來，不懂的人以為太貴了，其實並不貴，攝影這東西譬如做文章，一個人生平能有幾篇好文章？攝影也是一樣，也不過幾幅是好的，攝得多沒有用，但要名貴終是好，譬如我玩攝影也有七八年了，也會到過黃山，天都峯也攝過二幅，可是都失敗了。』

班梅花聽廷秀說黃山，因問道：

『你到過黃山的麼？』

『到過的，那邊好極，簡直是仙境，人到了那邊，也等於半仙，將來有機會，我陪你去一遊，現在交通很便，晨發可以夕至，這種名山勝景，我們應得一遊，以廣見聞。』

班梅花笑着點頭道：

『好的，有機會我定要你陪我去。』

正說到這裏，娘姨端進一盆面水，班梅花道：

『廷秀哥，洗面吧，你把上衣脫了抹一個身，晚上再洗澡。』她又告訴娘姨道：

『你冲二杯菊花茶來，點心你預備了沒有？』

娘姨答道：

『已經預備好，馬上端來。小姐，菊花茶太太已經吃完了，還是泡二杯龍井吧？』

班梅花把頭一點：

『好，快點！』

廷秀一邊洗臉，一邊說：

『梅妹，你不要客氣，我們隨便點好，我最怕是人家和我不客氣，弄得怪拘束

的。』

班梅花笑道：

『誰和你客氣？我當你自家人一般看待，你住了幾天就知道了，你恐怕又嫌我太不客氣呢？廷秀哥，我如果有孩子氣，你原諒一點吧，我怪會淘氣，但是不放在心上，一會就忘記了。』

廷秀臉洗好，娘姨把茶，點心都端進來了，放在那低低的百靈桌上，有四隻玻璃大盆子，一隻是雞蛋，一隻是蜜棗，一隻是燒賣，一隻是巧克力糖，另外二隻象牙筷，上面刻有一朵梅花，二杯龍井茶，高大的有蓋的玻璃杯，祇見茶葉在杯子裏上下浮動，掀開玻璃蓋，一陣清香沖進廷秀的鼻子，他不管燙，就喝了一口，班梅花說：

『廷秀哥，請吧，我們鄉下總是這麼一套，客人來便是這個粗點心，永遠不會改變。——你吃雞蛋吧，這雞蛋是我們園裏絲毛鷄生的。』班梅花便拿了一隻

替他剝壳，廷秀也不客氣，班梅花一連剝了二隻，廷秀纔推着說：

『好了，好了，你也吃一隻好嗎？』

班梅花笑道：

『這是你吃的，應當吃二隻，我吃我會自己剝。』說着又拿了一隻來剝，廷秀說：

『我不能多吃，雞蛋不容易消化，並且我有胃病。』

班梅花不相信道：

『你不要騙人，這麼長大一個人，二隻雞蛋難道吃不下嗎？』

廷秀迷迷笑着不做聲，班梅花又叫他吃燒賣：

『這是我們自己做的燒賣，和店上買的完全不同，這裏邊餡子是蝦仁，雞蛋白，干貝，你試試看。』

廷秀沒有吃過這種燒賣，接連吃了二隻，稱贊不已，因問道：

『好極，好極，是什麼人做的？』

『我們的娘姨，她不但會做燒賣，還會做春卷，湯糰，餃子，塔餅，做得都好，過天叫她做你吃。』廷秀笑着點點頭。

點心吃好，姑母進來了，她約模四十歲左右，有點近視，所以戴了一付水晶眼鏡，身格長長的，面孔相當豐滿，皮膚白裏帶點江潤，一望平日保護非常得宜，飲食也很當心，手上戴了一隻嵌寶的戒子，手臂上套一隻金扇鐲，穿一身白雲紗的衫褲，白緞繡花鞋子，走路慢慢的，講話帶幾分書卷氣，非常文雅，一聽便知道是一位懂文墨的婦人。

她走進來，廷秀便從沙發上站起，姑母笑着招招手，叫他坐。說道：

『廷官，日子真快，記得那一年你還不過十三四歲，現在你已經這麼長大了，你們小的一點一點長大，我們老的也一年老一年了；廷官，你現在還是書局裏做事麼？』

廷秀連忙答道：

『是的，從前是助編，現在昇任編輯，晚上在市商會夜校當一點小課程，所以一天很少空閒。姑母，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呢，一點不見老……』

姑母笑道：

『那裏的話，怎麼不見老，我有許多東西，已經不能吃了，記憶力也很壞，偶然寫下一些詩，成了半首，下半首便聯不下了，眼睛時常發花，看看書老大的字也會模糊起來。你們到底年青有爲，擔任編輯，晚上還去教書。你的文章我時常從阿梅那裏讀到，覺得清新可愛，真是，天才……』

廷秀謙虛道：

『談不到天才，姑母是老前輩，請不時指教，我覺得書讀得太少，根基到底淺薄，生平一大缺點，我還須努力。』

班梅花插出笑道：

『廷秀哥，你不要客氣了，你這樣客氣，我祇好逃走。』

廷秀忙說：

『並不客氣，這是實在的，你可以問姑母，學問無止境，我們應該虛心探討，人家說「學到老，學不了」我們一班研究文學的人，都應該抱此決心。』

姑母一笑說：

『這倒是實在話。阿梅，你多跟跟表哥學學，你們一對兄妹，都歡喜文學，志趣又相投，這是最好的，不過我有點意見，最好你們近那一路的，傾專心學那一路，譬如：你表哥歡喜寫沖沒的，天真的文章，那麼專心學這一路，這樣進步自易。我現在看你這樣學學，那樣學學，一會英文，一會音樂，一會又圖畫，這是最忌，三心兩意，不但沒有進步，結果一事無成，作算你樣樣都會，決無精理，頂多成一部虫蛀百科全書。』

班梅花笑着不做聲，廷秀說道：

『梅妹，她很聰明，富有文學天才，現在年紀還輕呢。』

姑母道：

『年紀不輕了，也有十七歲，不像你十八歲已經到社會上做事了。』

班梅花忽然聲音提高道：

『那末我明年也跟廷秀哥做事去好了。』

姑母笑道：

『廷秀哥真不會要你呢？』

班梅花便一手拖了廷秀的臂問道：

『你說，要不要我跟你去？你說？』

廷秀笑嘻嘻的點頭，忙道：

『要的，要的，怎麼不要，恐怕你不會跟我去。』

班梅花哈哈大笑：

『姆媽，你聽見麼？廷秀哥要我去的。』

姑母忍不住笑了：

『廷秀哥雖要你去，但是你會做點什麼事？請你去吃飯嗎？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我跟了廷秀哥謄謄稿子，抄寫抄寫也會的，空時候就投投稿，不要稿費

』。

姑母說：

『投投稿，談何容易，誰要你稿子。』

班梅花手一拍說：

『我會託廷秀哥介紹。』

廷秀笑道：

『各報紙，什誌，編輯人我統認得，倒沒有問題。真的，你明年到上海去玩

玩，姑母，你願意她去嗎？」

姑母微笑點頭。這時候天已經晚了，聽見會客室碗筷聲音。一會娘姨來請吃飯。

姑母道：

『吃飯吧。』

一張四仙桌上放了八個菜，三雙筷，三個酒盅，一瓶酒，姑母坐在上首，兩邊廷秀和班梅花坐着。姑母替廷秀酌酒，廷秀忙道：

『我不會喝酒的，你請吧。』

姑母說：

『你不會喝酒不妨少點，這酒非常醇和，進嘴帶甜，還是去年南翔周天民先生送來的，也是他本坊自製，叫做鬱金香。鬱金香是一種花名，它的根可以入藥

，也可以製酒，非常名貴，你嘗一口便知道。阿梅也愛吃。」

廷秀嘗了一口，果真甜而香甘，便道：

『這酒上海沒有賣呢？』

班梅花搶道：

『怎麼沒有，國貨公司有寄售，每元四瓶。』

廷秀一笑道：

『我在上海反不知道。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因為你不吃酒，所以不注意。』

姑母叫廷秀吃菜，她說：

『廷官，今天沒有菜，真是隨菜便飯。』她又指着碗裏說：『這是糟鷄，這

是板鴨，這是香菰，這是鯽魚，你都吃的嗎？』

廷秀道：

『菜太多了，姑母，你自己也請吧。』

班梅花也把筷子指着碗裏道：

『這是火腿燉鯽魚，這是蒸粉糰子，這是高麗肉，你吃，你吃。』班梅花見廷秀夾一些些一筷，好不氣悶，便夾了一大塊高麗肉放在廷秀碟子裏，又夾了一塊鷄，二塊板鴨，一邊說：

『你爲什麼不吃，你做客麼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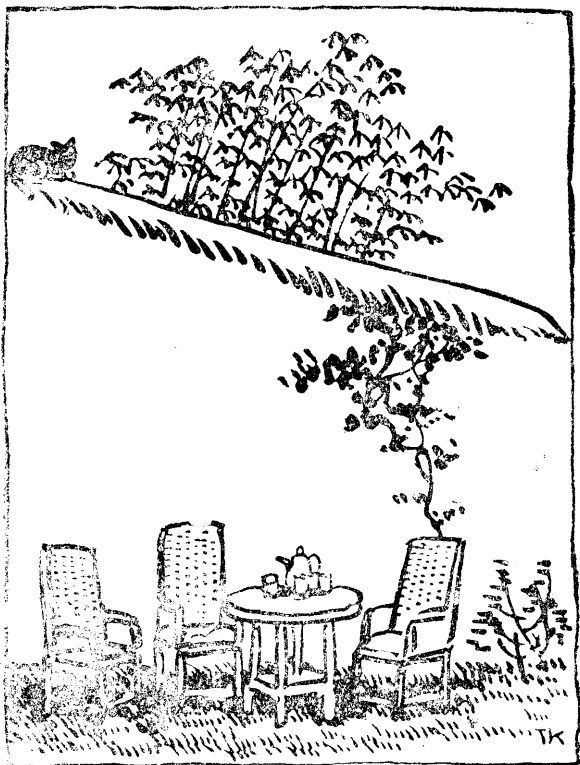
廷秀無辦法，祇好聽她堆滿了一碟。

夜飯吃好，他們又回到東廂房談了一會天，娘姨走來說：

『小姐，水放好了，請少爺洗澡吧。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浴衣，拖鞋，海棉統放好了嗎？』



那裏早放了三張藤靠椅，一張藤圓桌，一把紫沙茶壺，三個杯子，一盤蚊香，旁邊還有一盆瓜子。

娘姨點點頭，答道：

『統放好了。』

班梅花想了想說：

『你到我浴間裏一瓶來沙爾和一瓶花露水也拿過去。』

娘姨點頭而去。

廷秀洗一個暢快的浴，穿了薑黃的浴衣，腳上穿了繡花拖鞋，慢步走到庭前，那裏早放了二張藤靠椅，一張藤圓桌，一把紫砂茶壺，三個杯子，一盤蚊香，旁邊還有一盆瓜子。

廷秀見姑母梅妹兩人都不在，想必也在沐浴了。一人便拖了把藤椅靠着，仰首看看天，天上滿是星斗。又看看庭前二株梧桐，葉子受着風，「沙沙沙」的響。會客室綠紗罩幽靜的燈光，淡淡的射到庭前，藤桌上的茶杯，瓜子，蚊香，看

得非常清楚。牆腳已經有秋虫唧唧的爭鳴了，和着遠處一聲一聲「嗶嗶」的蛙鼓，廷秀閉了眼，一幕鄉居之樂的景象，湧上心頭，他覺得都市太無意味了，這鄉村的靜美，都市裏人休也夢想得到，明天我可以寫點鄉居雜感，發表報紙上去。

廷秀一人自思自量的靠在藤椅上，不提防班梅花早躲在他背後，掩了嘴，忍住笑，廷秀祇聽得耳邊細微笑聲，回頭一看，班梅花跳着哈哈大笑，廷秀也大笑說：

『梅妹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我一點也不知道。』

班梅花也剛沐好浴，穿了一件翠色提花浴衣，下面穿一雙元色繡花拖鞋，手臂上，頸上都撲了許多撲粉，髮上那條綢結也解除了，換了一根狹狹的絲帶，臉上雖見不到一點脂粉，但是因為喝了一盅鬱金香，紅渾得異常可愛。她一面隨意拖着藤椅坐下去，一面笑嘻嘻說：

『我什麼時候來的，早就來了，你在想點什麼？』

廷秀不好意思的低了頭笑道：

『這當前的景象太可愛了，我想寫點贊美的稿子，本來像這夏夜的靜又如此的涼爽，疑是深秋，又有你這一位梅妹陪了我，如此題材，好像吟詩一樣，忍不住脫口而出，所以我的文章也忍不住不寫，剛才閉了眼，就是擬腹稿。你又來把我打斷了。』

班梅花一面聽他講一面批批嘴唇，好像笑他書獃子。廷秀忙問：

『你笑什麼？』

班梅花又是一笑，隨手握了一把瓜子，一粒一粒放在嘴裏磕着道：

『這有什麼贊美，明天我同你到周家花園遊玩，那才好咧，如果嫌它太造築氣，我同你到康莊遊玩，包你滿意。』

廷秀也摸了一把瓜子磕着道：

『周家花園在什麼地方，它的名氣我早早聽到，一定要去一遊。』

班梅花道：

『這裏去六七里路，我們有船，叫花匠把船搖去就是了，我們玩一整天才回來，早晨就去，午飯帶點乾點心去，那邊不但周家花園玩，還有沈氏別墅，劉莊，康莊，但都不及周家花園偉大，第二劉莊，康莊最小，那是康有爲的產業，劉莊是劉雲鶴的產業，周家花園是周定海的產業，沈氏別墅雖然很小，但怪精巧，造得非常特別，沈春波年紀已高，他的兒子叫沈仲玉，是一個建築師，這別墅是他一手打的樣子，備給春波養息之用，也招待來賓參觀。這都是后餘十里週圍的風景，每年春天來旅行的人一批一批總講上萬。這幾天很熱，待涼爽點我同你去遊遊吧。』

廷秀聽得津津有味問道：

『原來人家都譽后餘爲風景區，真是一點不錯，可惜交通不便，來去沒有車

子。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一年後交通就便了，現在那邊築汽車路，省裏公路局派人來築的，它的目的以火車站起點，經過周家花園，沈氏別墅，劉莊，康莊，而灣過來和后餘路線啣接，直達城廂。后餘到城裏這條路因為路局是商辦的，營業不得發，弄得路局財政短絀，養路局也沒有經費來修路，車子又破得不成樣。所以省路局將收為省辦，重行整頓，大致明年春天可以完工，上海人來旅行當日也可回去了，我們到城到上海都稱便了。』

廷秀二隻脚伸在外面，一隻蚊子飛來脚背上叮了一口，廷秀把脚一縮，伸手去摸，便高起一個塊，班梅花問道：

『蚊子叮了嗎？』

廷秀點點頭笑道：

『鄉下有蚊子，上海沒有蚊子，但是臭蟲。』

班梅花連忙站起來，去拿了一瓶花露水給廷秀道：

『你擦點花露水吧，蚊子今天已經少了，這裏點着蚊香，如果沒有蚊香，像打鐘一樣飛籠來。』

他們談得很有趣，天氣涼爽，晚風吹來，身上十分爽快，一點汗水也沒有。這時姑母走出來，手上握了一把鵝毛扇，慢慢的拂着，她站在庭前顧笑着道：

『你們二人談得疲倦麼？早點睡吧。』

班梅花連忙道：

『廷秀哥，你睡麼？』

廷秀點一點頭，班梅花便站起說：

『好，我同你上樓。』

這時娘娘托了一盞燈，走在前面，廷秀走在中間，班梅花在後面說：

『走好，走好。』

姑母說：

『明天睡得晏點起床好了，這裏又沒有事做。阿梅，你替廷秀哥床上蚊子趕趕，床前點一根蚊香。』

這是班梅花的睡房，並不是客房間，他們也不是沒有客房間，爲什麼不讓他到客房間睡呢？這是班梅花主意，因爲客房間透簡單了，廷秀睡在裏邊印象一定不好，所以她自己的房讓他睡，她另外搭一個床在隔壁房裏。這樣廷秀一定歡喜，她自己也歡喜，如果半夜什麼事她也好過去照顧，他不是一帶兩便麼？

廷秀走進班梅花房裏，就聞到一陣香味，這香並不觸鼻而却文雅，待娘姨把臺燈捻亮了，才看見這房間富麗極了。廷秀心中雖有三分明白，却是問道：

『梅妹，這是誰睡的？』

班梅花一笑：

『毋庸問得，難道不知道麼？你看那不是我的照片？』

廷秀故意一看，急急道：

『這是你睡房，讓了我睡，你睡在什麼地方呢？』

班梅花道：

『你不要管，我自有地方睡。』她又告訴娘姨說：

『你泡一個熱水瓶放在桌上，點一盤蚊香放在床底。』

一會熱水瓶泡來，蚊香也點好。班梅花叫娘姨出去，娘姨隨即走出，她便把

房門輕輕碰上了。

這時房裏祇有他們倆人了。

廷秀一點一點在鑑賞壁上的懸件，又鑑賞案上的擺飾，真是玲瓏滿目，稱贊了不得，他最滿意有八疋翡翠的馬，這八疋馬分成八個姿態，有臥的，有立的，有吃草的，有仰首的，有嘶鳴的，排立各個不同。還有一件水晶的寶塔，高四寸，精緻得細極了。班梅花見廷秀把那寶塔看不停的，便道：

『你歡喜嗎？送了你。』

廷秀搖搖頭：

『這是你心愛的東西，豈可送人。』

班梅花一笑：

『廷秀哥，我和你還區別嗎？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你拿去吧。』

廷秀祇是眯眯的笑。他又看見那張銅床上鋪了一條綠花的褥單，褥單上鋪一張台灣細蓆，一個又長又大的枕頭壓在那條大紅夾被上面，成了「二」字形，齊整清潔，銅床上套下一頂珠羅蚊帳，床前鋪一塊門床毡，一雙繡着雙龍搶珠的白

緞拖鞋放在毡上。床頭一隻低低的按燈的臺几，一隻克羅米的鐘擺在上面，下面攤着幾本詩集。再過來按着一隻長沙發，沙發對面一隻柚木五屨櫥，一隻梳粧台，靠窗口一隻寫字桌，一把旋椅，寫字桌旁邊一架書櫥，裏面有不少的畫集，還有一厚冊貼照片的簿子。

班梅花早靠在沙發上，看見廷秀看不完景緻的東張西望。這時心中發生了一種莫名的愛，似乎抑制不住了。便道：

『廷秀哥，跑過來。』

廷秀走到她面前問什麼事，班梅花指指沙發，意思叫他坐。廷秀便靠了下去。

班梅花又把身體移近點，靠着廷秀的身體，伸着一隻玉臂，握住他的手掌低低說了一聲『廷秀哥……』便不說下去了。

廷秀答道：

『梅妹，你有什麼話說呢？』

班梅花這時把身體一點一點靠緊了他，手也愈握愈緊了，眼睛成了一條線，半開半閉的，哼着說：

『廷秀哥……你……』但是又不說下去了。

廷秀早知道她意思，也偎着她輕輕說：

『梅妹……什麼話，你說吧。』

班梅花點了點頭，認真道：

『什麼話，你叫我說麼？廷秀哥，你憑良心說一句，愛不愛我？……』

廷秀早也意會到了，便溫柔的道：

『愛你的。』

『真的？』班梅花有點興奮起來。

『自然真的，你呢？』

『我也自然愛你的。』

廷秀反問着：

『我不知姑母意思如何？』

『我姆媽欲把我攀人家，可是屢次我都反對着。有一回我同姆媽到一家親眷家裏吃喜酒，碰見一個人，這個人很有錢財，人也長得漂亮，他一看見我便要我，隔了不多幾天託人來做媒，這人家我姆媽也知道的，她的意思就要把我配給他，問我如何？當時我極力反對，死也不答應，我說「他有錢財有什麼用呢，難道可以買倒我的身麼？雖然買倒我的身，却買不到我的心。」我姆媽便說：「好，你的事我不管了」我說：「你不要管吧，讓我自己管自己好了。」自這次後她不再提起這件事。廷秀哥，不知如何的，那個人雖長得漂亮，也很瀟灑，可是我對他一點也沒有印象，他那面目我一點記憶不起了。』

廷秀道：

『我們的事，你媽媽知道否？』

班梅花把頭倒在廷秀的肩上海道：

『我也不知道，不過她知道我們倆人很愛好。』

廷秀伸一隻手，撫着她的手背說：

『她說過什麼話？』

『並不。』

廷秀音聲有點哽咽的說：

『梅妹，我猜想姑母的心意欲把你配給有錢的人家，可是……可是，我很窮……』廷秀說到「窮」字，聲音幾幾乎聽不見了。

班梅花忽然把頭看着廷秀的臉：

『廷秀哥，想不到你講這種話，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心嗎？……』

廷秀忙說：

『不是的，我說是姑母的意思。』

班梅花又把廷秀的手握得緊緊的：

『我媽媽雖知書達理，可是思想太陳舊了，她的話不可靠，我也不聽她，你放心吧。我祇一條心，這條心早已許給你了。』

廷秀有點笑意：

『我們以後如何辦法？』

班梅花也笑道：

『你不要心急，我自有辦法，好得我們年紀都輕，慢慢進行。我還須要讀點書，高中也要畢業，你看是嗎？』

廷秀點了點頭不做聲。班梅花把臉挨過去偎着廷秀的臉，一會他們的嘴唇不期的合在一起，於是二人的手圍抱住腰，接了一個深長的吻。

班梅花忽然站起詫異的說：



班梅花道：

『你明天從這窗口可以看見周家花園的寶塔，如果有霧有雨就看不見了。』

「怎麼，我們還不睡嗎？」

廷秀看着手錶，已經十點多鐘了，便也說：

「睡吧。」

班梅花又走到窗前，把紗窗拉上道：

「你明天從這窗口可以看見周家花園的寶塔，如果有霧有雨就看不見了。」

班梅花又說了一聲「晚安」便走出去了。

廷秀一人在房裏，迴想今天的事，喜得似乎欲發狂，把雙手伸張着像宣傳耶穌的一人嘻嘻低笑一陣。他自己承認這的確是豔福，想想又走走，走走又坐坐。一會又走到寫字桌邊坐下，寫了一篇文章，題目叫「夏夜的禮讚」一直寫到十二點鐘還沒有完。房裏的燈光從門縫裏漏到隔壁班梅花的睡房，她也因為太興奮了，所以翻來復去不得入眠。她聽見廷秀房裏還有聲音，又看見燈光還亮着，便伸

手在板壁上用指尖「剝剝」的彈了二下道：

「秀哥，你還沒有睡麼？」

廷秀正埋頭用功寫那篇「夏夜的禮讚」，聽得班梅花叫他，便擱筆道：

「梅妹，你也沒有睡麼？」

班梅花說：

「我老早上床了，不知如何睡不着。」

廷秀艸艸把稿子結束，一共寫了五千多字，壓在桌上。便匆匆走在房門口問道：

「梅妹，我可以到你房裏來嗎？」

班梅花一想，這麼深夜了，大家都睡靜了，有一點動靜，姆媽便聽得，便輕

輕道：

「你有什麼事？」

『沒有事。』

『秀哥，沒有事請你不要來吧。』

廷秀笑道：

『我有事。』

『你有事麼？也請你明天談吧，因為姆媽睡靜了。』

廷秀忽然自念的說：

『我真胡塗，還不睡呢。』於是抓抓頭皮回到床上了。

第二天廷秀老早就下床了，昨夜也是翻來復去不得眠。他下床後就把紗窗拉開，又把長窗推開，一陣朝氣夾着晨風吹來，中人欲醉。他呼吸着清氣，遙望阡陌間，一片油綠，遠遠地叢林中果然有座寶塔的尖頂聳在雲間，風景可以入畫，這大自然的景物，可惜祇讓少數人來欣賞，都市裏人所看到的糞車，垃圾車，花

花綠綠的女人；呼吸到的全是煤氣，落下的一朵朵盡是烟球。耳朵聽到的不是鷄鳴犬吠虫聲，却是中人欲嘔的車聲。想到這裏，廷秀又有一篇文章可寫，於是文興既來，不寫錯過，便又伏在桌上很快的寫着，那題目叫「春輝樓頭」原來這樓叫「春輝樓」他在這樓上寫樓頭的景緻，一定是篇動人的文章。何況廷秀最擅長是寫實，無微不至。引人入勝。

他把稿子寫完，又是四千多字，決定這篇東西發表到「小說季刊」上去。

這時班梅花穿一件晨衣走來，道了一聲「早安」便笑說：

「秀哥，你什麼這老早起床，昨夜看你也沒有好睡呢？」她又走到窗口看了看，用手指着道：

「你看，這風景好麼？那支塔就是周家花園，那樹林邊有高高的紅牆，就是沈氏別墅，紅牆過來是劉莊，靠西首那支山，就是康莊，康莊背後就是太湖。

——今天還好，沒有太陽，我們吃了早飯去遊逛好嗎？」

廷秀答道：

『好極，太陽又沒有，又有風，真是天幫忙。』

班梅花看見桌上有二篇稿子，便搶來看，廷秀道：

『一篇是昨夜寫的，一篇是剛脫稿，請你批評。』

班梅花一會看完了，笑說：

『要我批評嗎？評你一百個好，』

廷秀附和一笑。一會娘姨把臉水端來了，他們洗盥完畢，換好衣服，一齊下樓去。

姑母還沒有下床，她平日至少要到十點鐘。冬天要過十二時。班梅花和廷秀吃了早點，便吩咐花匠把自己的船，從船塢裏放出，打掃打掃乾淨，又捧了二隻大西瓜，又買了許多水紅菱，放在船裏。娘姨早已把乾點心製好，原來是綠豆糕和淨素包子，也送下船去了。

班梅花換了一身遊歷的裝束，短裙，長襪，跑鞋，上面一件翻領白襯衫，髮上也縛了一條白綢帶，但沒有綢結，臉上略略傅了一點粉，又上了點口紅，更加明艷動人了。

廷秀因爲衣服帶得不多，並且都是替換衣服，祇得把上身西裝脫了，露出一件白襯衫和紅領帶，下面一條白哩吱褲子，但也顯出很瀟灑的樣子。班梅花見可以動身了，便道：

『我們走吧。』

他們走到大門口，忽然想起一柄傘，廷秀也想起忘記帶一根手杖。花匠早坐在船頭候着，看見他們匆匆欲回進去，便站在船頭上叫道：

『小姐，是不是紙傘？』

班梅花道：

『正是。』

花匠招手道：

『已經拿到船裏了，手杖也在這裏。』

班梅花和廷秀便跨下船去。花匠把手按着石岸用力一推，船便漸漸移動，向前邁進，於是架起櫓一縱一收的搖着。

這是一隻專門遊玩的船，但也可搖到城市，和別的村方，接送親眷來往。所以雖不十二分大，但佈置得很玲瓏，油着白漆，朱紅嵌線，兩旁的窗都雕出花紋，配着玻璃，掛下窗紗。四邊有藤靠椅，中間有一張小四仙桌，還有睡榻和按置食物的低櫥，總之十二分稱心。

班梅花下了船，便把兩旁的窗帘拉在一邊，又把窗統統打開，使河風吹進來。廷秀靠在窗沿觀看外面景緻，祇見兩岸人家一點一點後退，水埠上的婦女浣衣

的浣衣，淘米的淘米，洗菜的洗菜，他的船搖過，水埠上的女人便把頭朝窗裏探望，她們的視線都表示出「這又是班小姐的什麼客人來了，你看班小姐也在船裏。」廷秀見她們一個一個儘朝他看，有點不好意思的把頭又回進來了。一會又聽得一陣「沙沙沙」的聲音擦過，忙回過頭去看，原來是岸上的柳條拂在窗沿的聲音，廷秀便伸手出去折了一枝嫩苗玩着。

船開出后餘，祇見兩岸縱橫的稻田，鄉人在田野裏來去，牛車棚無數，但因爲今年雨水足，也看不見一匹牛車水。河風愈吹愈大。搖船的花匠快活的道：

「今年天氣真做得好，你看鄉下人家一天玩到夜，田裏水祇嫌多了！」

花匠一人自說自聽。這裏他們一對兄妹也在倉裏悄悄的咕嚕咕嚕談着情話。班梅花眼睛朝廷秀一睇的道：

「記起昨夜，那時候已經十二點多鐘了，你要到我房裏做什麼？有什麼事情

？」

廷秀不好意思的臉色有點紅。班梅花便輕輕的道：

『我同你說，姆媽便睡在我隔壁房，你問我的時候，她便噲了一聲，如果那時候她不噲這一聲，我也要開你進來了，後來我想來想去，決定不開你進來，我也明知你沒有事，所以故意問你，假使你第一句就回答我有事，我也開你進來了，偏偏說沒有事，沒有事當然不好放你進來，你第二句才又說有事，這明明是假的，所以也不能開你進來了。廷秀哥，當時你惱麼？你憑心說。』

廷秀更弄得週身不安，低着頭道：

『一點不惱，我實在胡塗，半夜來鬧你。』

班梅花嘴一批笑說：

『你真一點不惱，這才是我的哥哥……因為愈親愛的人愈會互相諒解，秀哥，我們以後機會很多呢。何必急急的？』

廷秀點點頭，已經會意她的話音了，班梅花忽然想着櫥裏的水紅菱和西瓜，

於是把菱和瓜一齊捧出來放在桌上。把瓜一切兩半，一人拿了一隻瓢，一匙一匙搗了吃，廷秀把瓜瓢也都一口一口嚥下肚，班梅花說：

『瓜瓢你不要吃下去，單吃些瓜露下肚，安全點。』

廷秀便把瓜瓢吐在桌上。瓜吃好。船還是一側一斜的前進，康莊已經在望，廷秀忙說：

『周家花園到了。』

班梅花略一回首道：

『這是康莊，周家花園還沒有到哩。』

一會船便在康莊門首傍下，他們兩人上了岸。手挽手的走進去。

康莊是毫無建築的一座花園，不過也是依傍山勢，略鋪幾條路，蓋了幾個茅亭，就山上的石壁開出幾隻石桌石椅以備遊人喝茶休息的地方，雖然他有他的偉

大，貴乎不事堆砌而反成了天然景緻，自進門而至山頂，見不到一絲油漆的顏色，便是大門口那塊門匾也是一塊毛粗粗的木板上墨筆寫了「康莊」二個字，這是他的特點，不懂的人自然不要到這地方來遊，可是你遊了周家花園而後遊康莊，便又覺得康莊樸素而可愛了。

班梅花和廷秀遊到山頂，那個守莊的老人泡出一壺茶，擺了二個杯子在那石桌上。他們剛剛吃了西瓜，茶也不要喝，祇放了二角輔幣在茶壺蓋上。便回了出來。

班梅花說：

『印象如何？』

廷秀點點頭道：

『很不錯，好是好得沒有造築氣。』

班梅花一笑說：

『到底有眼光。』

他們下了船，花匠又架櫓向前搖。

班梅花靠在藤椅上道：

『記得你第一次來，那時你不過十三四歲，我祇得十一二歲，日子真快，六年已經過去了，那時你來的時候祇一個周家花園是有的，但是很小，也不開放，在這六七年中想不到多了這好幾個花園，劉莊，康莊，沈氏別墅，都是近年來有的，周家花園也是近年來放大的，聽說最近又有個專營日本生意的張大嘍，在周家花園對面也造了一座花園，叫做賽周園，工程做得一半便歇手了，據說已經化了七十幾萬，還是稀不像樣，張大嘍光起火來停手了，其實並不是光火停手，聽說是營業上失敗，沒有錢再化了。等一會我同你進去遊，那裏假山堆得最好，穿來穿去永不會走重路。』

廷秀感慨的說：

『中國有錢的人，往往不拿來開工廠，振興實業，祇會私人享樂，花園造來有何用，幾十百萬化下了毫不放在心上，如果叫他捐一筆慈善金，便又沒有這樣容易了……』

班梅花哈哈一笑：

『你在這裏發牢騷了！』

廷秀說：

『是真的，中國有錢的人，往往都如此。』

班梅花笑道：

『話雖不錯，但是這論調不像出自你這學者之口，我希望你還是講點學問上的道理吧。哈哈……』

廷秀隨手剝一隻水紅菱，把菱壳拋倒窗外，雪白的菱肉朝嘴裏一塞，笑說：

『我不是學者，是個吃菱的菱桶！』

班梅花駁道：

『祇有飯桶，沒有菱桶的。』

他們正你一句我一句談得起勁，聽得岸上有人聲，班梅花忙朝外一望，原來劉莊到了。

船也漸漸傍了碼頭，岸上許多人都圍來注視這一對青年男女，他們目光中都派定這是一對從上海下來的夫妻，決無疑義的，心中生着羨慕外還有點看不入眼的意味，覺得這一對人雖很寫意而又漂亮，可惜太洋派了，什麼天這麼熱，胸口還掛一條紅布，褲子這麼長得拖到腳背拖到地了，也不剪短，不知如何這一批人近年來怪多，常常看見。那女的呢，頭髮上也縛一條帶，難道怕頭髮吹掉麼？裙子短得連大腿都看見了，這種怪樣，真惡形。

可是這班人批評儘管批評，心中還是百般的羨慕，因為這是有錢的關係，像我們沒有錢，要怪樣也做不到終是老套頭。

班禱花見船傍了岸，便和廷秀一跳上岸，左右許多人朝他倆張望，班梅花毫不放在眼裏，挽着廷秀的手向前走。

走到劉莊大門旁邊的問訊處，班梅花向裏面的人問道：

『請問現在開放麼？』

櫃台裏人答道：

『開放的，請你在留名冊上簽一個字。』

班梅花便握筆簽了二個人的名字，走進去了。

劉莊是定海劉雲鶴的產業，建得才五年，因為年代很近，所以名不揚，但來遊的見了必一到。裏邊富麗是富麗極了，人家譽爲皇宮，的確皇宮也不過如是。

班梅花同廷秀兩人一進一進，一上一下，轉彎摸角的遊進去，祇見亭台樓閣

，荷池石舫，假山，樹木，花卉，這種種別處也都見過，並不覺得特別，可是遊到那藏書樓，他們纔呆住了。

那藏書樓有四開間三進深的樓房，仿宮殿式，朱漆書棟，極富麗之至，中間和四壁全是書架，滿裝了線訂的書，有的用布函歸爲一卷的，有的數百冊歸爲一部的，每部都標有書名，上面寫道：

崇辨堂墨選一卷

古文釋義全集

八銘塾鈔一二三四集

目耕齋文存二卷

古唐全詩一卷

陽湖二要初二集

八大家詩選一卷

一時也無從記起，那走廊兩旁也是架滿了書。廷秀看得呆了，班梅花道：

『這不是一部份的書，據說這書樓已經不能再藏，明年在這樓旁邊另起一樓，叫東西兩樓，簡稱兩書樓，你想偉大麼？』

廷秀伸伸舌頭道：

『這簡直是走到一座書城裏來了，假使天天讀也許要讀幾百年方可讀完，中國圖書的富有，今天又給我開了一回眼界，偉大，偉大！』

走出藏書樓，他們正向前一步一步踱去，忽然後面一隻又大又高的白鵝飛奔的追上來要啄他們，班梅花回頭一望，嚷着拖了廷秀就逃。

他們一直逃，一直逃，不覺逃到門口來了，其實白鵝老早也不追他們了。

他們也玩得肚皮餓了，便下船吃午點。班梅花一邊吃一邊說：

『廷秀哥，我最怕那隻鵝，有一次我不提防給它啄了一口，比什麼都難過

』。

廷秀塞了滿口的包子，回答不出，祇是點頭。船又在那里前進，不一會便到了沈氏別墅，他們抹抹嘴又上岸去。

沈氏別墅是一座完全仿照西洋的建築，進園門有老闊的花卵石大道，兩旁植着整齊的矮冬青，進去有一座大理石橋，橋底是太湖放來的活水，澄清見底，游魚可數。過橋有女神石像一尊，作微笑狀。再進去有舞廳一座，門雖閉着，但可從玻璃窗張進去，有光亮的地板，四圍有幾把沙發，這是他們家庭中舉行什麼宴會時才開放的。再過去一片草地，和高大槐樹，住宅的屋就造在草地旁邊，槐樹林中。

班梅花走到那住宅門口，裏面走出一個人來笑着叫道：

『班小姐，今天有空請過來麼？』

班梅花一看，原來就是園主人沈仲玉先生，忙欠了欠身體，陪笑說：

『沈先生，多時不見了——我來介紹，這位便是青年小說家池廷秀先生。』
她又向廷秀說：

『這位便是園主人建築師沈仲玉先生。』

廷秀忙和仲玉握握手笑道：

『久仰，久仰。』

仲玉也笑道：

『久仰，久仰。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你們都不要客氣了，請沈先生領我們進去坐一會吧。』

仲玉忙笑道：

『可以，可以，請裏邊坐。』

仲玉把他倆領到一間書房裏坐下，祇見四壁掛了好多幅建築的圖案和已經造

成的大廈照片，案上正攤着一幅沒有完工的圖樣，班梅花問道：

『沈先生，這是什麼房子的樣子？』

仲玉道：

『上海市圖書館，這張圖樣已經採用，現在修改幾處，便可完畢了。』

這時娘姨們端出茶點，香烟來，他們各人吸了一支烟，又喝了一口茶，點心沒有動，仲玉又領着在屋裏走了一環，看見一隻鏡箱放在書架上，班梅花問道：

『沈先生你會拍照的麼？』

仲玉點頭笑說：

『略爲懂一點，我替你們拍一張照好麼。』

廷秀附和說：

『贊成，贊成！』

於是仲玉把鏡箱拿了下來，走出門口，在那槐樹底下替他們雙雙照了一張，又裝上自拍機，他們三人一排又照了一張，廷秀看這鏡箱很特別問道：

『沈先生，這機器多少錢？』

仲玉伸出一隻手。廷秀說：

『五十元麼？』

仲玉一笑道：

『太遠了，五百元呢。』他又說明這機件的特別地方，並且另外配有鏡頭三隻，臨時裝用，也化去四百多元，能夠將遠景收近，可將近景放遠，最高速度爲一千分之一秒，無論陰雨或普通燈光的晚上都可攝影，每張底片紙三五米纏，可放大至三十多吋。仲玉又把他歷年來攝的照片貼成五大厚冊，搬出請廷秀指教。廷秀一直看完，連連讚道：

『好極，好極，這裏面幾幀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似的？』

仲玉說：

『不錯，我會拿去參加過展覽會的。裏面有五幀到過法國沙龍展覽，得到獎狀的。』

廷秀更加佩服得不得了，班梅花看着天，像欲下雨的樣子，四面烏雲密佈，便站起道：

『我們走了吧，你看天變了。』

廷秀略一看天，便站起辭別道：

『沈先生，我們過天再見，恐怕有雨呢。』

這時天色愈暗，仲玉也不再留，便一直送到園門口，握手而別。

待到他們下船，果然一陣大雨自天而降，他們幸而走得快，不然一定瀉着——身雨，班梅花大笑道：

『如何，如何？我們再不走恐怕變落湯鷄了。』

搖船花匠問道：

『小姐周家花園還去不去？』

班梅花看看天色，毫無晴意，並且雨愈下愈大，那雨水一直打進窗裏來，廷秀連忙關窗。班梅花說：

『不要去了，過天再去吧。』她又對廷秀說：

『你看是麼？帶雨遊玩，未免無興，還是改一天吧，好得來去狠便，隨時可來。』

廷秀點點頭。他又看到窗外雨點子像黃豆般打到河面上，激起一粒一粒水花，聲音也愈喧。遙望遠處，那周家花園的寶塔就在眼前，淋在雨中，彷彿一幅水墨畫，誰然今天不一定欲遊周家花園，但一半也爲周家花園而來，現在可望不可接，未免悵然若失。喟然道：

『梅妹，這是我沒有眼福，要是沈氏別墅早點出來，一定可以遊到了。』

班梅花噴然笑道：

『什麼眼福不眼福，明天又來好了。作算沈氏別墅早點出來，那麼遊了周家花園，一定遊不完賽周園呢。』

這時船已掉頭搖回來，雨也始終沒有停，窗外雨景至佳，廷秀又有一篇文章可寫，題目擬爲「歸途遇雨」班梅花肚裏也有一首詩欲吟，叫做：「舟中卽景」，可是兩人皆無紙筆，各人放在肚裏自家知道。

這一夜廷秀在春輝樓上大寫文章，班梅花也在東廂房吟詩，吟好一首馬上給她媽媽改，改好又馬上奔到樓上給廷秀批評，其實廷秀不會吟詩，也不知如何批評，

囫圇吞棗的看了看讚道：

『好詩，好詩，』

班梅花一笑道：

『既然好詩，好在那裏？』

廷秀給她難倒了，也笑着說：

『固爲你這首是好詩，所以說你是好詩，如果不是好詩，讀上去決沒有這樣自然了。』

班梅花搖搖頭笑道：

『理由不充足，詩的需要條件不僅自然，還需要一種絃外之音，你看這首詩的絃外有什麼音？』

廷秀聽出她意思，馬上笑嘻嘻的答道：

『梅妹，這何必道破呢？』

班梅花忽然伸出一雙玉手捧住廷秀的臉，發狂的連連接了一個吻，但隨即怕羞的逃下樓去了。

廷秀喜得跳起來把桌上一張報紙撕得滿天飛，又跑到床上翻了二個筋斗。真是樂得欲死了。

第二天又開了老大的太陽，以後不是太陽便是雨，周家花園可沒有去。廷秀在姑母家裏不覺已經一星期過去了。他來的時候祇請一星期的假，假期既滿，不得不走，可是他實在捨不得這裏，又經班梅花再三挽留，要他再玩一星期，廷秀想了想，就拆拆爛爛胡吧，於是又留下了，但是才多留一天，上海便趕了一封快信來，催他卽行返滬，廷秀沒有辦法，祇好動身。

班梅花很無趣的說：

『你一定要走，明天早車也風涼點，何必急急呢？』

廷秀心中巴不得多留一刻鐘也快活，就決定明天走吧，他說：

『吃人家飯真不自由，一個身體也就受了束縛，我總有這一天，我總有這一

天吃自家飯，過自由自在的生活！」

班梅花笑道：

「總有這一天，大約何年何月呢？」

廷秀說：

「總不出五年，我預定的計劃，五年後可以完成單行本三十部，每部以四百元計算，也有一萬二千元，作算一萬元，也可過一世自由生活了，我的意思，第一要節省，住到深山裏去，蓋一座小房屋，同時也寫下點稿子，不賣稿單抽版稅，不是月月也有收入，便永遠不發生問題了。」

班梅花微笑點頭說：

「這辦法很贊成，可是我呢？」

廷秀笑道：

「自然帶你一起去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

班梅花含羞的一笑，不做聲。廷秀問道：

『不願意嗎？』

班梅花才認真說：

『還有五年哩，到那一天再講吧。』

第二天一早廷秀便起身理東西，梅花送了他一件水晶寶塔做紀念，廷秀也送了她一方絲手帕。班梅花道：

『廷秀哥，這次你來許多地方都待漫了你，好得我們都是自家人，想你不見怪，這件水晶寶塔你留了做一個紀念吧。到了上海便寫快信來。——你今年大致不會再來了。』

廷秀道：

『梅妹，你不要講這話了，我們以後相敘機會很多。你今年預備到上海去

麼？」

班梅花笑道：

『好的，我一定會來的。』

她又送他到了汽油船碼頭，廷秀下了船，頭從窗口望着岸上的班梅花，心中一陣一陣的淒酸，班梅花也看着窗裏的廷秀，含淚的苦笑，不一會船動了，他們揮着手帕，雙方都不見了。

下一年池廷秀趁着書局裏放一星期春假之際，便提先寫信邀班梅花到上海來遊玩。這時候廷秀第一本創作叫做「春輝樓頭」已出版，這本書以最新的姿態描寫去年相會時的羅漫史和幾篇散文。這種題材可說全是班梅花供給的，也是以她做對象的。厚厚的一大本，也有靠念萬字，因為這原故，翻開第一頁便印着「獻給梅妹留念」六個小字，同時廷秀又領到一筆很厚的稿費，身邊有錢，所以放胆邀班梅花來遊玩。又恐怕她不會來，信裏寫得非常懇切，他說：「以前屢邀總是拿讀書要緊來推托，我也因為請你來遊而曠費你學業，有點不敢，不過這次你一定要來了，這不可作普通的遊玩而論，我要慶祝我第一本創作「春輝樓頭」出

版呢，何況你是這書的主人翁，這消息你一定歡喜的，想你一定欲來的，我日夜盼望，請你馬上覆信。」的寫了一大篇，快信寄去，可是第二天覆了一封信來，她說：「無論如何不能來，你也不要空望了，我欲來自會來，暫時的違命，請你原諒。」寥寥數行，什麼慶祝，什麼樓頭，隻字不提，廷秀捧了信，呆了半晌，一看明天就放春假了，他倒在椅上，眼花頭眩，無限氣悶。

這時裝訂作老闆送來五冊精裝本的『春輝樓頭』樣本站在廷秀面前，見他睡着了，喊道：

「喂！池先生！」

廷秀連忙張開眼，看見裝訂作老闆，笑道：

「書送來嗎？」

「這不是書嗎？」

廷秀連忙打開看，裝得異常考究，硬面金字，十分可愛，翻開面子，「獻給

梅妹留念」六個小字便跳到他眼裏，他正氣得無法排解時候，便翻了過去，不要看到這一行。他又一頁一頁翻過去，好像字裏行間有個班梅花影子現在他眼前一顰一笑的招着手。他的心境爲惱恨佔據了，所以並不覺得可愛。他決定從今天起不再寫信給她，預備也報一下仇，她忒玩弄我們男子了，我們也要玩弄她，雙方纔不吃虧。

裝訂作老闆笑道：

『池先生，裝得如何？爲什麼不做聲？』

廷秀才忽然站起道：

『裝得很不錯，還有四十五本爲什麼不送來？』

『正在裝，等一等就來。』

裝訂作老闆走了。廷秀幾個同事，每個人也要討一本，廷秀道：

『等一等，還有送來，再拿吧。』

其中有個女同事叫金鳳仙的，站起笑道：

『沈先生，我現在就要，等一會我就走，明天放假了。』

廷秀無辦法，祇好授一本過去，金鳳仙說：

『喂，簽字，簽字。』

廷秀又簽了一個「鳳仙女士指正」下面「著者敬贈」四個字。鳳仙接在手裏，翻開第一頁有「獻給梅妹留念」笑着問道：

『沈先生，這位梅妹是太太嗎？』

廷秀搖搖頭答道：

『不是太太，朋友。』

鳳仙搖搖頭笑說：

『朋友，我不相信，沈先生，你爲什麼愛打謊呢？』

同事們都笑了，廷秀也笑道：

『那末就算太太好了，有什麼關係？』

鳳仙又笑着叫道：

『你們聽見嗎？這不是一大笑話，朋友可以就算太太的嗎？哈哈……』

廷秀面紅耳赤的不做聲，埋了頭祇管辦事。

這一夜廷秀回到家裏，便無趣的上床了。

這裏，應該補寫廷秀家庭情形：

他是湖南人，但一向僑住在外，父親經商，當他出世七歲，父親便死了，留下他母親和一個妹妹。因為家境不甚好，每年由大姑丈貼點錢，大姑丈那時是錢莊經手，很得意，廷秀兄妹兩人也由他出錢讀書，將來謀事也包在他一身。這樣在姑丈扶護之下，一個家庭得以平安過去。

不料過了幾年，廷秀的母親又見背，廷秀讀到高中時候，姑丈又是一病不起

，自此學費無着，家庭津貼便發生問題，雖然，姑丈死去，姑母還在，可是廷秀自己爭氣：不要她姑母貼錢，便把家庭一切東西變賣完結，得到一點錢，帶了自己妹妹，冒險遷到上海來住。那時廷秀高中沒有畢業，可是平日用心得力，所以程度很不錯。這時恰巧報上有某大書局招考編輯，人員，他馬上去應考，主考的程度又是一個愛提拔新人才的人，叫他寫一篇「今天來考的感受」，廷秀便不費吹灰之力，一會就繳卷，原來下面署名池廷秀二字，主考的想了想似乎很熟，便問道：

「池先生，足下一向在什麼地方寫文章的是嗎？」

廷秀略欠一欠身答道：

「是的，有幾張報紙和雜誌上。」

「對了，對了，原來池廷秀就是足下？」

廷秀又謙虛了一番。主考的說：

『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們有信給你。』

到了揭曉那天，不但報紙上有了他名字，同時又接到書局裏來信，正式聘請他去做助編，助編在名義上雖遜於編輯或主編，可是他們定的這一次全是助編名義，試辦六個月後昇任編輯。

廷秀有了安定便不怕了，又寫信給姑母班梅花們知道，告訴她們目下已經能夠自立，同了妹妹在上海很好。這時廷秀才十八歲。

於是他便搬到一間亭子間內住，搭了二張床，一張給他妹妹睡，他妹妹叫廷芳，也十五歲了，擔任洗衣，燒飯，買小菜諸事，空下習英文，晚上到義務夜學讀書，愛唱歌。她也受了哥哥那般奮鬥努力有毅力肯耐苦的精神，所以讀書很用心，也非常儉樸。星期日廷秀在家裏，廷芳便買點葷腥弄給哥哥吃，她也知道哥哥太勞苦了，每天八小時文字生涯，晚上回來還各處報上投稿，絞得頭昏腦脹，星期日就需要調養，休息，所以吃了早飯，她便拖他到公園內吸清氣，但是廷秀

就利用這空間寫長信給班梅花，一定要等信寫完，才和妹妹上公園去。略走一圈子，便又匆匆回來做稿子了。

廷秀做了半年後，這部份一共十二個同事，却被歇了一半以上，另外又添了三人，廷秀急得要命，他的飯碗也在動搖了，可是出於意外的，他不但歇，並且昇任了編輯，增加了薪水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為他做事認真，速率快，始終不遲到，也不告假，在文藝界又有了相當地位，所以深得總編輯的青眼，把他昇了上去。

這一天廷秀因接了班梅花一封不來上海的信，從編輯所回到家裏，悶悶不樂，便上床睡了。廷芳問他什麼事。

廷秀道：

『沒有事，因為精神不好，所以早睡』

廷芳道：

『精神不好，應該休養休養，明天就放春假了，也有一星期休息，就不要出去吧，稿子不宜多寫，你應當保養保養，自己身體要緊。』

廷秀不做聲，他妹妹也就默然。

一會房門外有人「篤篤篤」的彈着門，廷芳連忙去開門，祇見書局裏茶房站在前面，後面還有一位十八九歲模樣的女子，手上提了一個小皮箱，一手提了一個竹籃。書局裏茶房忙問道：

『池先生在家嗎？』

廷芳答道：

『在家，找他什麼事？』

茶房說：

『有位女客人，她跑到書局裏來，找他先生，我領她這裏來了。』

廷秀聽見什麼有個女客人，忙下床來看。你道這位女客人是誰，原來就是班梅花呢。班梅花見廷秀欲出來了，故意又退後一步躲在那黑暗地方不使廷秀看見。可是嘴裏却忍不住的低笑，廷秀跑到房門口，沒有仔細看見人，却聽得出班梅花笑聲，心中已經八九分猜到是她，可是怎的說不來又來了呢？

班梅花見廷秀東一望西一張的，才哈哈大笑一聲，跳了出來。廷秀發狂的把她抱住笑道：

『這真奇怪，這真意外，你說不來的，爲什麼又突然來呢？哈哈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』

書局裏茶房和廷芳也跟着大笑了。班梅花把東西放下，又摸二角錢給茶房同去車力，茶房堅不收，也自走了。

這裏忙做一團，廷芳忙着做夜飯，叫小菜。廷秀忙着問長問短，班梅花一笑道：

『我給你快信收到嗎？』

『收到，收到。』

『想必你不樂意吧？』

廷秀勉強答道：

『並不，我知道你讀書要緊。』

班梅花嘴一批笑道：

『這話恐怕不由衷呢？告訴你吧，這次我一定要來的，我們學校裏前天就放春假，一共有十天，這十天，如何消遣？因此想到你這裏來，你也屢次來邀，總是給你失望，所以這次趁你趁我都放假期中，來看看你。待接到你快信，想你是十二分渴念我來的，於是便也覆你快信，雖不告訴你來，却含蓄了我欲來的意思，你看得懂便不會惱，看不懂祇知道我不會來，心也死了，也不會一時一刻盼望我了，豈知我又會突然而來呢，你不是意外的快樂嗎？哈哈……你老實說，

看了那封信你究竟恨不恨我？不許打謊。」

廷秀給她說到心裏，好像證據把給她抓牢，賴不脫了，祇好點頭承認，笑

住道：

『你的花樣真不小，吃你不消。』

班梅花又是一陣笑：

『如何？如何？你不但恨我，還罵我呢，是嗎？廷秀哥：告訴你吧，你這樣並不爲病，適足以喜，這是你真情流露，更加表示愛護我，如果依普通情形而論，你不來便不來好了，真也不要放在心上，更談不到你來我便喜，不來便恨的道理。所以你假使不恨我不罵我便是沒有真情，你又何苦愛說謊，不講真話？難道真沒有情嗎？……』班梅花便伸手過去握握廷秀的手道：

『我的話有道理嗎？』

廷秀給她說得沒有回答餘地，祇是含笑點頭。

一會廷芳來了，廷秀向班梅花介紹道：

這是舍妹，叫廷芳，你們沒有見過面吧？又朝廷芳道：

『這便是班梅花妹妹，你應當喚她姊姊的。』廷芳很有禮貌的含笑鞠一躬，

叫道：

『姊姊。』

班梅花也忙站起還了禮，叫道：

『妹妹。』

班梅花問廷秀道：

『令妹現在讀書嗎？』

『白天在家裏做事，晚上夜學讀書。』廷秀又說了一番家庭情形，許多事還全仗妹妹去料理，這就叫沒有母親可憐，……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有了母親不一定快活，橫竟樣樣靠自己，母親不能跟你過一世，譬如像我母親一天到夜吟哦，老古董。』

他們在亭子間裏吃了夜飯，班梅花是滿身不自由，覺得地方太小，好得春天不熱，假使熱天，這日子如何過。廷秀道：

『今年夏天我也要搬場，大致在顧家宅花園一帶，我搬了場你來嗎？』

班梅花點點頭。廷秀道：

『待搬了場地方也放大了，你來也可住下了。——今夜替你開揚子飯店住吧？』

班梅花不要住揚子飯店，改住南京飯店，她道：

『還是南京飯店吧，我那年也住南京飯店的。』

廷秀一想道：

『很好，很好，並且那邊我也有朋友，可打八折。』

班梅花又把竹籃打開，裏面有一對野鷄，一雌一雄，又有一對雪白的鴿子，却是活的，她說：

『這對野鷄買時活跳的，來時放在船篷上晒太陽晒死了，真可惜。今夜就燒燒吃吧，祇須剝皮，不可用開水。皮剝畢，破肚一洗，加五香紅燒，酌酒最好，這長的毛怪美麗的，留下幾根玩玩。這裏是一對白鴿，我們自己孵的，我們孵了好多頭，算這對頂好，完全純白，我知道你愛鴿，所以捉一對給你養養，這紅眼的我替她取名叫「愛梅」這綠眼的叫「愛秀」。』班梅花對廷秀微笑，又接道：『你不相信叫一聲「愛梅」她便會對你看，你招招手便會飛在你手上。——試試看？』

廷秀果真叫了一聲『愛梅』，然而她並不動，頭也不回。又接連叫了一二三聲，還是不動。班梅花有點奇怪，便自己嬌滴滴叫了一聲，祇見那鴿馬上回頭來看，又招招手，果然撲翅撲翅的欲飛過來，但是翅膀縛住，不能飛，廷秀稱奇不已。

，因問道：

『這什麼道理，我叫他不理？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我知道了，因為他聽慣我聲音，你們男子聲音帶粗，他怕陌生呢？』

廷秀說：

『那末廷芳叫我看。』

廷芳叫了一聲傾靈，於是歡喜極了，把她翅膀解開放在寫字桌上，又放在床上玩。

晚上廷秀陪同班梅花上南京飯店，班梅花要廷芳也一齊去玩，廷芳蹲在地上剝野鷄皮答道：

『我有事，姊姊你們請吧。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一齊去，一齊去。玩一會同你哥哥一起回來再弄吧。』

廷秀也道：

『去就去，是自家人，有什麼關係。』

廷秀放下野雞，洗洗手，又換了一件夾衫，穿了一條短裙，頭髮梳梳，看看脚上皮鞋有一個小洞，於是床底匣子裏又拿出一雙新的換上。他們三個人坐着車子，上南京飯店去了。

到了南京飯店，廷秀便在帳房間找他朋友，一找便找到，忙打躬笑道：

『柯先生，！多天不見，你一向好。』

他朋友一看是池廷秀，後面還有二個女人，想必來開房間，也忙打躬答道：

『喔！池先生，久違，久違。是不是來開房間？』

廷秀點點頭道：

『是的，舍親班小姐今天從鄉下出來，她點中貴處。』

柯先生忙從帳房間走了出來，急急匆匆的說：

『好，好。，我陪你上樓去。』

於是他們四個人趁着電梯一直昇到五樓，開下五百零六號房間，裏邊佈置得很是雅潔，柯先生問道：

『這間好麼？那邊是窗，窗外陽臺可看馬路。』

班梅花笑道：

『就這間吧。』她把手中提夾放了下來。

柯先生向廷秀說：

『這間每天五元八角，大旅館一向是實碼，從無折扣。現在因為市面不好，同行公議一律八折。池先生，我叫茶房照顧特別當心，一切放心是了。』

廷秀心想叫老柯再打一折扣，可是已經打了八折，開口不出了，就從袋內摸

出三張十元國幣交給他，餘者再算，柯先生忙道：

『何必急急？大家老朋友了。——這兩位都是令親嗎？』

廷秀又介紹一番，又把柯先生介紹給班梅花道：

『這位柯先生寫得一手好詩，做得一手好文章，也是一位愛弄文藝的朋友，和你同志。』

班梅花點頭而笑，柯先生却伸手拍了拍廷秀肩膀，拉出一大篇道理：

『老朋友，原諒點吧！我多年不做詩了，詩已經落伍，風花雪月，這是公子哥兒弄的，現在需要有力量的文字，看了使人跳得起，在這非常時期，大家應抱着打個明白的決心，你沒有力就吃癩，或者我吃癩你勝，流血不爲奇，死就死，但要死得有價值，有意義，不要無謂的成個平凡的死。有錢的人有什麼稀奇，我最痛惡的，還有資本家，靠了錢的勢，壓迫窮人，壓迫小伙計，一定打倒，我什麼也不買賬，也不拍馬屁，硬對硬，石頭對石頭，烏龜碰烏龜，我是拿本事吃飯

，爲什麼要拍馬屁，是嗎？不過現在世界變了，像我們這種吃硬的人總是吃虧，沒有便宜，假使我拍拍馬屁，也要做總帳，做大班了。實骨子我的脾氣直爽如尖刀殺豬獠，待到豬獠叫，刀已通到心口，不是爽快嗎？所以反對我的人很多，嫌我脾氣暴躁，講話像相罵，吃飯像牛，性格像金錢豹，可是我做事却細心周到，弄幾筆帳頭頭是道，一清如水。但也有一班人歡喜我脾氣的，以爲爽得可愛。遇有雙方意見上不同，便頭一個開冲天炮，把那人罵得狗血噴頭，說得毫無道理，過後却並不放在心上，一會就忘記了，又和那人講和了。人家因此講我孩子氣，又講我一味戇氣，其實我也明白，何奈這短命脾氣改不來了。——這幾天報紙上各國形勢不好，恐怕欲開火，釀成世界大戰，我希望世界大戰早日爆發，那時我也到前線去當兵，殺人，開心，大家打個明白，你欲奪我地方，我們沒有死完，你休想來奪……』

這位柯先生像演說的從做詩談起一拖了這一大篇論調，廷秀是知道他脾氣的

。班梅花和廷秀却驚奇不已，覺得這位先生別具風格，可敬可喜。廷秀見他還講下去，便道：

『柯先生，好了，好了，帳房間你有事吧？』

柯先生才想起，於是手一伸，連忙開步走，一邊笑道：

『明天會，明天會。』

廷秀待他走後笑道：

『這位先生爲人非常直爽，肚裏放不下一點渣滓。他的夫人也是一位肝胆相照的人，在小學裏教書，很是耐苦，我一向敬佩的。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的確好，爽是爽得再也沒有了。這種人也許受了許多艱難，困苦，挫折而經驗到人生無意義，纔成了這一種心理變態，也說不定？』

廷秀道：

『大致有幾分相像吧，但也不盡然。』

廷芳插出笑道：

『我頂歡喜這種人，他不欺騙人家。』

他們談了一陣，三個人都走到陽臺上，伏着欄干看看夜景。看了一會夜景，馮進來閒適的坐着沒有話講。班梅花把提夾打開，廷秀看去，見箱裏有粉盒，胭脂，香水，鏡子，紅骨木梳，詩集，手帕，衣服。她把木梳粉盒香水統拿出放在桌上，預備明天早晨用。又把詩集擲過來給廷秀看：

『這本詩集二年前做的，二年來雖寫下一點可是未曾錄進去，這幼稚的東西，難登大雅之堂，給你看總不要緊，但要請你批評，不批評便不給你看。』

廷秀想又是難題來了，他把集子翻來翻去，忽然看見一首詩，明白如話，非常之好，吟道：

相逢偏相識，
豈亦有夙因，
其奈匆匆別，
一去已三年，
三年芳草歇，
相思路萬千，
每因鵲報喜，
夜夜卜金錢，
也擬化青鳥，
振翼蒞君前，
或從征鴻遊，
乘風過前川，



絲絲長亭柳，
翠拂行人肩；

絲絲長亭柳，

翠拂行人肩，

思君令人老，

不覺流光遷。

廷秀拍手讚道：

『好詩，好詩。梅妹，這是寄什麼人的？』

班梅花不覺一笑道：

『有什麼人寄呢？原是寫來玩玩的。』

廷秀道：

『可是真的？』

班梅花說：

『難道騙你不成？你愛這首詩就撕下送了你吧。』說罷跑過來一定要撕

秀忙止住笑道：

『何必，何必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』

班梅花於是不撕，靠着他微笑道：

『過天把這首東西寫一個小立軸給你懸在房間裏好麼？這首詩也就算給你寫的。』

廷秀點頭而笑，覺得無限快樂，一手仍在翻着集子，廷芳站起欲走，她說：

『我先回去吧。』

班梅花一看手錶道：

『已經十一點鐘了，就不回去吧，今夜我同你合床，你哥哥一人睡，不是很好麼？』

廷芳一定要回去，班梅花說：

『妹妹呀，這真是難得的，難道陪我一夜也不可以嗎？』

廷秀道：

『妹妹，就不要去了。你姊姊還有話和你說。』

可是廷秀一定要回去，她覺得在這裏滿身不自由，看看這位姊姊對她哥哥的情形，她感覺上有點異樣，未免太文明化了，她在旁邊，她的哥哥或者這位姊姊，也許要嫌她討厭的，還是知趣點走吧。她不聽她哥哥的話，祇對她姊姊含笑的說了一聲『明天會』便走了。

班梅花道：

『廷秀哥，你這位令妹，脾氣很固執呢。』

廷秀一笑答道：

『不是的，她命裏生來是住亭子間的。』

班梅花忽然笑道：

『明天預備到那裏玩呢？你說你的「春輝樓頭」出版了，叫我來慶祝，我不

懂如何慶法？還是你提議吧？」

廷秀放下詩集，故意的一想：

「準定如此，明夜我邀二二三知己，先到大中樓吃一桌西湖十景菜，吃罷回出來到維也納舞廳好不好？」

班梅花說：

「我不會跳舞？」

「不會跳我教你，跟了我的腳後退就是了，現在許多人都愛跳舞，雖然這似乎是墮落的地方，但偶而爲之盡可不妨，這也是高尚的娛樂，你們鄉下地方是沒有舞場的，那末極應該去見識見識。」

班梅花道：

「你們跳的是什麼舞？我在學校裏開遊藝會也跳過舞，那是先一人又二三人接上去合在一起舞的。」

廷秀道：

『不錯，那是表演舞，現在是交際舞，交際舞名目有十多種，步法有五十多種，並且時刻有進步，變化，容易的祇須幾個鐘頭便會了，可是要純熟而精則非數月工夫不可，也許數年後還是不成樣子的極多。這東西有幾個竅決的，第一要合拍子，就是合音樂，第二姿態要自然大方，第三上半身不宜搖擺和二手不可上下波動，第四就是脫除火氣，脫除火氣便是第二條姿態自然大方。懂了上面四個決門，雖祇跳一二種步法，也就有樣子了。』

班梅花道：

『那末你一定跳得非常好的，跟什麼人學的。』

廷秀道：

『我沒有學過，從前讀書時候一班同學都跳得沉迷不醒，我見他們在宿舍內練習，所以看也看熟了。但是我一向不走舞場，難得和幾個同事，還有一位女同

事叫金鳳仙的跳得極好，她偶然邀我去跳茶舞，也就玩一個鐘頭便回來了。夜舞從來不去的。」

班梅花道：

「跳舞有什麼樂趣呢？」

廷秀笑一笑說：

「我看來也無多大樂趣，不知一般人會迷到這裏面，真是稀奇古怪。」

他們談到這裏，廷秀站起把壁上無線電開關一揷。祇聽得梅蘭芳的霸王別姬，舞劍一段已成尾聲，一會又換了一張歌曲，陳娟娟唱的迷途羔羊，尖小的童音，吱吱喳喳的別有滋味。聽了一會歌，又嫌聲音鬧人，便把它關了。班梅花問道：

「你那本「春輝樓頭」已經裝好沒有？」

「昨天出版的，明天帶來給你。你要幾本送朋友？書局共總有一百本送我的。」

班梅花說：

『送我二本夠了，一本我替你轉送我們學校裏先生，他姓王叫翠微，今年念七歲，她也歡喜讀你文字的。你在書上簽一個名吧。』

廷秀道：

『不過你要請她批評，再版時可以改正。』

班梅花本來是坐在沙發左臂上的，廷秀坐在當中的，這時班梅花忽然也坐了下來，偎住廷秀身體，廷秀有點蕩漾，班梅花道：

『廷秀哥，你這人真溫柔，假使我和你常處一起，也會變一個溫柔的人了，我現在自知很野，性情一會一會的熱烈，又一會一會的冷癖，自己不可捉摸，人家看我也許有點怪，以爲這女人有神經病，其實我完全失了握制能力了。我看男子也和女人一樣，不分區別的，相處一起，欲講就講，欲行就行，從不諱忌。你與我會面多次，想一定能看出我這一種和別女子不同的特點，不知你對

我印象如何？我見你任何事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都十二分婉轉，像一女子，於是我這真的女子反沒有你這溫柔體貼，足見更襯出我的粗野了。我的話對嗎？」

廷秀伸手圍在她的背上笑道：

『我就歡喜你這一點粗野呢。』

班梅花就迅速的伸出雙手捧住廷秀的臉，連連親了二個嘴。正在這時，茶房把門推了進來，送一封信道：

『池先生，信。』

廷秀連忙站起接信，一看是帳房間柯先生來的，拆開讀道：

廷秀老友：

剛才弟胡言八道，自知慚愧不置，還望原諒。明天午飯弟

拿出五元鈔票一張請客，兼爲令親班小姐洗塵，區區小東

道，不算一回事，務望勿却是幸。此請

晚安

小弟
永明再拜 卽刻

（地點大中樓，時間上午十一時。）

廷秀哈哈大笑，他覺得這位老友有趣極了，班梅花也笑道：

『你預備去麼？不過他替我洗塵就不敢當。』

廷秀說：

『去，一定去。他替你洗塵也沒關係，以後你們可交一個朋友。』於是他便
在壁上打一電話到帳房間裏去，告訴他明天準到，不過有一交換條件，就是午飯
吃你的，晚飯就吃我的，地點也在大中樓。柯先生在電話內也答應了。

這時候已經十二點多鐘，廷秀想回去又想不回去，却是猶疑不決的道：

『梅妹，我想走了，你一人怕寂寞麼？』

班梅花一想，眉毛又皺皺，才說：

『好，回去吧，本欲留你，但是可不必要了。你明天早點來吧。』

廷秀原想不徵求他同意，就睡在沙發上過一夜，可是還沒有這毅力，於是和她握握手，道了一聲『明天會』而別。

廷秀回到家裏，掏出鑰匙開門進去，祇見妹妹已經睡熟，靠窗口却放了一盆炭火，上面放着一鍋東西，正在「托托托」的響，他除蓋一看，裏面却煨着一對野鷄，香味和鮮味交併着向他鼻子攢進去，廷秀饞起來了，拿瓢搗了一口湯一喝，的確鮮美無比，又撕一塊肉吃吃，也是嫩得不亦樂乎，他把蓋覆好。看看妹妹，還是不醒，便也不去擾她。伸了一個懶腰，脫衣上床。

第二天廷秀老濟早就趕到南京飯店，跑到五百零六號，見門虛掩着，便輕輕推了進去，原來班梅花也老早起來了。廷秀笑道：

『梅妹，你這樣早？』

『我起來一個半鐘頭了，寫好一封信，吃了一杯牛奶土司，現在正看報呢』

廷秀說：

『早，早，你比我早，連點心都吃了。昨夜想必不好睡吧？』

班梅花笑道：

『是的，有點不慣，馬路上一夜到天亮沒有靜，聾擾得很，隔壁有人碰麻將，一直到五點鐘。』

廷秀說：

『今夜搬場好嗎？或者換房間。』

班梅花道：

『這又何必，出門日子短啦。』接下又說：

『我想上半天到公司買點東西，你陪我去。』

廷秀問道：

『買什麼東西？』

『跑去看看。買支自來水筆，配點花絲線，信紙信封也買點，又想拍張照片

……』

他們九點多鐘到了永安公司，參觀了半天，買一支康克令筆，國幣十八元五角，廷秀搶了會鈔，班梅花再三推却，廷秀道：

『何必如此，人家見了太難看了，我做哥哥的代會鈔一支筆難道不賞光麼？』

班梅花笑道：

『什麼話？我要買的東西很多啦。你這樣我反都不敢買了。』

廷秀笑道：

『好，好，你管你買吧。』

班梅花又買了幾扎信紙信封，一個水晶盤，一尊石膏像，廷秀又搶了會鈔，班梅花無法可想，祇得不再買，便匆匆走出永安公司，廷秀問道：

『你還拍照嗎？』

於是他們又到光藝照了一張六寸美術像，回到南京飯店，那時已經十一點半鐘了，便又坐着車子趕到大中樓，柯先生和還有二位朋友，早候着那裏，他們一見面，大家嘻嘻哈哈亂打拱，柯先生哇哇像老虎嘯的：

『沈先生，班小姐前請你包含包含，我脾氣忒牛，三杯下肚，如有言語不妥處，請你們大家原諒吧。這裏一位朋友，我來介紹。』他指着那長的向班梅花道：

『這是一位板刷詩人，姓黃，號秀秋。安徽人氏，出過舟旭樓吟草四冊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，我和黃詩人是師生之誼，因聞小姐愛吟哦，所以今天特爲拖他來

陪客，一方面你們可談談詩文……」又指着那位比較矮點的，介紹道：

「這位姓程，號九峯，也是安徽人氏，這位程先生從小沒有讀過書，可是他一手新文藝寫來却不遜於郭沫若，直可壓倒郁達夫，完全靠了天才，他小說寫得雖不多，可是篇篇好，也是一位文壇健將。這兩位一新一舊，今天和你們敘首一堂，一定很有意義……」他又把廷秀班梅花介紹給他兩人一番。廷秀和班梅花祇是含笑躬身，彬彬有禮，一邊再二讓遜，於是各各入座。廷秀忽然想起一事，笑問道：

「柯先生，剛剛你介紹黃先生時候，在詩人頭上加「板刷」二字，如何意思？」

柯先生哈哈一笑道：

「你看黃先生臉上滿腮的不是鬍子麼。這就是板刷，因為他的鬍子又濃又重，所以不得不加板刷兩字，以為商標也。」

於是大家附掌大笑。黃詩人想想也忍不住大笑，班梅花見詩人自己笑了也撲嗤笑了起來，但把手帕掩住嘴躲着笑。

一會酒，菜統來了，大家『請請』之下，便也風捲落葉般，一盆排骨和一盆茄辣鷄捲得精打光，班梅花祇吃得一筷，一筷恰恰又是夾着一塊鷄骨頭，可是她欲放出相當的矜持，便也不再夾第二筷了。坐在席上也始終不做聲，廷秀猜想她很不自在了，朝她看看，又朝她看看。這裏柯先生正酒興十足，面孔吃得像紅燒烤肉，還要豁拳，語音已有點含糊了，他還是一口口的喝，班梅花非常愛惜他，爲什麼把身體來遭塌呢，她不好意思勸阻，祇略略向廷秀示意，叫他勸柯先生不要再喝了。廷秀道：

『柯先生，我看你酒已到巴了，留點量晚上再喝吧。』

柯先生哈哈一笑，一手伸得老高的：

『池先生，你還不明白我脾氣，我是把酒當做生命，抱定今朝有酒今朝醉宗

旨，今朝有酒今朝不醉，這便不是我柯某人了，我柯某人今生也不望發財，錢有什麼用處，我女人她會自尋自用，我也自尋自用，雙方自尋自用，毫無家庭牽掛，最自由萬歲。所以我有了錢就邀朋友來喝酒，來必大中樓，來必一醉，醉得睡在樓上，朋友們抱的抱，扶的扶把我送回去，第二天我忘記精光，又照常去辦事了。如果喝酒不喝醉，嗚嗚嗚，怪不舒服的……」

廷秀道：

『我不是叫你不要喝，叫你留點量晚上再喝。』

柯先生搖搖頭：

『不行，晚上管晚上，現在管現在。哈——池先生你什麼不喝酒啦？還有班小姐？』

廷秀忙道：

『我素來不愛杯中物，班小姐除了鬱金香酒外，別酒也是涓滴不進的。黃先

和程先生都宏量，多乾幾杯吧。」

黃先生笑道：

『不敢，我也不會喝酒，還是程先生量宏。』

程先生忙笑道：

『我不會喝酒，柯先生早知道的，你看，我喝得半杯臉紅了，頭也昏起來了。』

柯先生桌一拍，大笑而叫：

『好！好！你們大家都不會喝，讓我一人來吧！』又是舉杯一口而盡。

小菜一隻一隻的來，酒也一壺一壺的添，班梅花覺得頭昏腦脹，她簡直無法可使柯先生停止喝酒，後來她想出一條計謀，發言道：

『柯先生，我和你雖初交，可是我從廷秀哥那邊知道你相當的歷史，昨天晚上又得聆你一篇大道理，原來你是一位很夠朋友而性格又很爽直的人，你的夫人

又十二分賢淑。所以我和你雖不過數小時的朋友，可是印象很深。我們交友當然不分男女，但無非以「道義」爲前提，那末朋友間就成了不可解脫的聯繫而發生休戚的關係。我現在看你這樣酗酒，很替你担心，酒能傷腦傷胃，人家早已認爲喝酒的人爲慢性自殺，足見酒之爲物無益於人。假使柯先生肯認我爲一個道義之交的，那末請接受我這一點微意如何？……」

這時大家都很感動，柯先生連連點頭道：

『感謝得很，我決從今夜起不再喝酒，接受小姐的盛意！』

班梅花笑道：

『各位都聽到的吧，以後你喝酒怎樣辦？』

柯先生笑說：

『大丈夫一言爲定，我也決不敢負小姐一片厚意，可請池先生做保人。』

班梅花向廷秀笑道：

「你願意做保人麼？」

廷秀哈哈一笑，點點頭。班梅花又道：

「保人不保人還是假的，全仗自己明白，假使你一人躲在酒店裏去喝，保人也不會知道。在座的黃詩人和程先生，想必也是柯先生的知己，以後你們隨時勸勸他吧。」

黃和程連連點頭說：

「對，對，班小姐真熱心之至。」

這時菜已經齊了，吃飯的吃飯，吃粥的吃粥。一張帳開來，也不知多少錢，柯先生走到帳桌邊付了，各人拿了一支牙簽塞在嘴裏跑出大中樓。

在門口大家一陣握手而別。

這時已經一點半鐘，廷秀和班梅花走在馬路上，看看窗景，很是閒適。廷秀

問道：

『看電影去吧？』

班梅花搖頭：

『我欲到旅館歇一歇，人怪不舒服，我們晚上還要到大中樓吃飯，可以免了吧？』

廷秀道：

『我已經邀好朋友了，不去難爲情。你到旅館歇一歇再講。』

他們到了南京飯店，班梅花便向床上一倒，喚頭痛。廷秀摸一塊八卦丹給她吞了，又隔一會，好點，坐了起來，一手托了頭道：

『今晚你邀幾個什麼朋友？現在可以通知他們改明天吧，我還有點不好過。』

廷秀忙說：

『這不可以的，况且也不及通知。我邀祇二三人，一個叫魏道明，一個叫姚伯衡，還有就是柯先生了。』

『這姓魏和姓姚的做什麼事的？』

『魏道明是「天地人」編輯，姚伯衡是鋼報編輯，都是我老朋友了，你可當他們自己人看待，不必客氣。』

班梅花一會笑道：

『我好得多了，精神也來了！』她走到桌邊來坐下，摸出那支自來水筆在紙上寫着玩。隔了一歇又問道：

『廷秀哥，你那本書爲什麼不拿來讓我看？』

廷秀忽然想起，忙從報紙包着的打開，紅面精裝二厚冊，上面已經簽好字，一本給班梅花，一本是給王翠微的。班梅花接了二本書一本放下，一本隨意翻着，連連稱好，這裏面文字，大都見過，所以也不用細看。祇翻復按撫一番，心中

十分滿意，她道：

『我將來也寫一本書，你替我介紹書局好麼？』

『可以，可以。你預備寫什麼？』

『還沒決定，不過這是空談而已，不知那一年？』

『不要客氣吧。』

『真的，幾年來雖寫下不少，可是沒有一篇滿意的，也就隨意散失了，叫我去收集真爲難。』

『已經發表最好，不要它，我希望你另外再寫。』

『多少字方好印呢？』

『大致十多萬字，過少不好，一看便完了。』

這時壁上電話鈴響起來，廷秀忙去接，原來是樓下帳房間柯先生打來，他說四點鐘上班辦事，要到晚上十點下班，今夜之約，祇好謝謝了，廷秀叫他請一下

假，柯先生說因爲人少不能請假。又叫他請他請二小時假，也不可以，廷秀祇好過天再約他。

他們又談了一會，一直到傍晚。廷秀起立道：

『我們可以去了？』

班梅花又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發見許多縐形：

『我換一套衣服好麼？』

廷秀點點頭。班梅花便把提夾打開，拿出一件青蓮色夾襖袍，走到那衣櫥背後把身上衣服脫了，改穿上去。廷秀道：

『你腳上這雙繡花鞋子也換了吧。你還有雙銀灰高跟鞋呢？』

班梅花道：

『在提夾裏，你替我拿出吧。』

班梅花換好衣服皮鞋，傅了粉，蘸脂，口紅，又照了照鏡子。才挽着廷秀的

手出門。

到了大中樓，把菜定好，叫做西湖十景筵，每席二元，另外添了四個大菜，又叫他們買了一瓶鬱金香酒，給班梅花吃。廷秀見客沒有到，隨意和樓上女招待們談着話，其中有位姓蔣的和一位姓趙的似乎和廷秀很相熟，她們都像十二分隨便的說說笑笑，那姓蔣的又向廷秀借書看，那姓趙的要借小報看，廷秀笑道：

「趙小姐，書我可帶二本給你，小報便沒有，我不是編小報的。等一會有位姚先生來，他是編小報的，你可向他要，叫他按天寄來給你吧。」

那姓蔣的道：

「小報我也要！」

另外又有二位招待也跑過來要書要報，廷秀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帶來吧，你們大家都有得看是了。」

班梅花悄悄問道：

『這四位女子你都認得的麼。』

廷秀一笑：

『我們常常來吃茶，自然都認得了。』

班梅花道：

『她們都會看書。』

廷秀手一伸，拿起茶杯吃一口茶：

『哼，不要說看書了，那姓蔣的和姓姚的都是高中畢業生，還有二位，一姓方一姓孫的，也是中學畢業，程度都很好，那姓方姓蔣的會寫稿子，申報女子週刊時見她們的大作，那姓姚的和姓孫的會對客吟詩，唱和，說來又是你同志了。』

班梅花問道：

『她們爲什麼不到機關裏辦事，銀行內辦事，或者公司，書局，報館裏辦事

？』

廷秀又呵呵大笑：

『你到底是鄉下女子，不明白社會情形，銀行，公司不過名義上好聽而已，我以為同樣替社會服務，同樣拿自己手足去換飯吃，是沒有分別的，須知道「職業不分貴賤」，你這一種唯心論的見解，我不贊成，何況我們做人第一就是要解決生活問題，決不可爲了職業貴賤而餓肚皮在家裏死！況且外國的茶館，酒排間咖啡館，早早用女子招待，原是極普通的事，不過中國少數罷了，然而近年來提倡的人很多，也許最近要普遍一下，我認爲這的確是好現象。』

廷秀說這番話時候，那姓方的招待躲在隔壁房偷聽，待他說完了，便走進來笑盈盈的替廷秀酌一杯茶道：

『池先生，口渴了，用一杯茶吧，多多承蒙照顧，感謝感謝！』又替班梅花酌了一杯，便一溜烟跑了。

廷秀和班梅花都笑了，可是班梅花心中却感到一陣莫明的慚愧，由慚愧而產

生了一種對她們十二萬分的同情心。

廷秀笑道：

『這位酌茶的便是姓蔣的，文字很好。』

正說到『文字很好』房門外走進魏道明來了，道明接上笑道：

『文字很好，可否介紹一篇到『天地人』上發表？』

廷秀見魏道明來，笑着立起招了一招手，忙替班梅花介紹：

『這位便是魏道明先生，『天地人』雜誌編輯。』

班梅花略略鞠躬，笑道：

『魏先生，久仰大名。』

道明早知道這位便是班梅花女士，笑着還了一禮說：

『豈敢，豈敢，不過亂譏一番罷了。班女士大作，我一向在池先生處拜讀，很是佩服！』

廷秀道：

『還有姚伯衡沒有到，大致馬上就要來了。』正說完這句話，姚便笑嘻嘻跨進門來，魏道明說：

『哈哈，說起曹操，曹操就到。』

廷秀又和他招招手，替梅花介紹：

『這位便是鋼報編輯，姚伯衡兄。』

班梅花笑着彎了彎腰道：

『姚先生，久仰，久仰。』

姚伯衡早也知道這便是班女士，笑着還了禮道：

『班女士芳名我時常從池先生處聽到，今日得一晤芳容，萬分慶幸。』

道明也笑道：

『彼此神交已久，所以一見如故，以後我們大家可以通通信，交換交換學問

，想班女士贊成吧？」

班梅花倩笑着說『好，好，請你們指教。』一邊手上擰着那塊手帕，直把那手帕擰做一團後，又鬆放開來，鬆放開來又擰做一團。

這時酒，菜已經上來，他們都沒有吃過西湖十景菜，看見每一道菜來附一張說明書，那說明書句子撰得十分可愛，那印刷的樣子也玲瓏小巧，一切頗見象思。班梅花道：

『這菜做得很清潔，味道也不錯，這說明書怪好玩，大中樓主人你們知道是誰嗎？』

道明插出說：

『知道的，他姓邵名字大約是叫立羣吧？』

廷秀馬上補道：

『不是立羣，是亦羣，徽州人，長長的，胖胖的，我和他見過一回面，十分

和氣。』

伯衡道：

『不容易，他想出這名目來，完全是靠思想吃飯，他想念頭一天到夜不斷的，像這種人也許將來成個社會上實業家之類的，譬如冠生園的洗冠生，天廚味廠的吳蘊初，他們都是從小處做起，一點一點大起來，便成實業家，雖然開館子不能成實業家，但他的思想實有實業家的典型。』

這時三樓上已經客滿，後來的都退下去。班梅花道：

『你看生意真不錯。』

廷秀道：

『不錯嗎？這裏是天天客滿的，我們如果遲來也要退下去了。所以她們女招待的收益比公司，比銀行，比機關都好，你可相信嗎？』

班梅花一笑不做聲。道明說：

『我招五千元股子也來開一月，搶生意。』

伯衡手一拍說：

『搶生意，不成功呵！你看對面連排三家，也是和這裏一樣佈置，一樣小菜，一樣女子招待，可是沒有滿三月都閉門大吉了！所以凡百事情靠自己推陳出新的想才有效，仿人家樣着人家屁股，總無用。』

這時又來一道點心，叫雷峯夕照，這雷峯夕照是用咖啡百寶飯，堆成一
支塔樣子，四邊圍以瓜仁，蓮子，桂圓，蜜棗，紅絲綠絲，看去恰像碎石殘
磚，斜陽芳草，美術極了。班梅花把說明書一張一張收集起來，祇見這八道菜
是：

西湖十景

油炸榛檜

斷橋殘雪

柳浪聞鶯

雷峯夕照

平湖秋月

孤山探梅

蘇小鄉親

班梅花把它納在袋裏，帶到家裏去玩。廷秀道：

『你積了二套還可換九折券一紙，永遠通用，到這裏吃茶，可打九折。』

這時大家肚裏已經吃得飽飽的，另外添四個大菜，儘可不必，所以臨時回去二個，道明立起說：

『班梅花女士，彼此雖初交，可是我和令兄都是多年老朋友，大家自家人一般，所以一切很隨便，也不用客氣，準定明天晚飯由我做點小意思，請你們兩位，還有伯衡兄，一共四人，到六國飯店吃西菜，時間和今天一樣，你們務必要到

的。』

班梅花和廷秀也站起再三婉謝道：

『道明兄，可不必了，以後日子長，碰頭機會極多，難道吃一頓夜飯成問題麼？一定要明夜麼？』

道明說：

『這不可以，一定要明夜。因為我後夜和大後夜都有應酬，沒空奉陪了。並且班女士到上海，事前我不得知，不然也到車站迎接一番，現在已經十分抱歉了。』

班梅花笑說，

『真不敢當，魏先生，既然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如此客氣呢？哈哈……』

道明也笑說：

『這又當別論了，因為你難得到上海的。已經失迎，明天夜飯則非請賞光不

結果廷秀代爲答應下來了，可是姚伯衡又立起笑道：

『班女士，明夜你應酬道明兄的，後夜你務必答應我的，我們換換口味，還是到新雅嚐點粵菜吧，不知班女士愛不愛粵菜？』

班梅花連忙笑道：

『姚先生，不要客氣了，後天我也許要動身，留了以後再吃吧。』

伯衡手一伸到道明臉上向班梅花責問道：

『你答應他，不答應我？』

班梅花左右爲難的笑道：

『不是答應他，不答應你，因爲我後天要動身了，我們都是自家人，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，不分彼此，姚先生，我準定心領吧。』

伯衡又是一跳，又是手一伸，道明和廷秀在邊儘笑，他跳了一下『哇哇哇』

的道：

『不可以，你不答應，便看我不起，我臉沒有道明兄大。——也就好的，你祇須說得過去，爲什麼兩人在一起，厚彼而薄我，太氣不平……』

廷秀感到左右爲難，祇好調解道：

『梅妹，你答應了姚先生吧，他一片誠意，很爲可感，如果一定強着不去，未免不近人情。好得大家都是老友，你現在吃他們的，過天你也親手做幾個菜，接他們到「后餘」去遊玩，他們不也是吃你的了。好了，你答應了吧。』

道明插出說：

『這話就對了，過天到你府上大吃，你才知道我們不懂客氣了。』
班梅花於是向伯衡欠一欠身笑道：

『好，我答應。』

伯衡也展開笑容：

『總算承蒙賞光，無限榮幸。』他又問道：『後夜你也須到？』道明點點頭。

班梅覺得這兩位朋友，的確都十二分誠懇，心中感到非常快慰，他見道明穿一身簇新的西裝，頭上梳了像緞子般的烏髮，貌很秀俊，富男性美，談吐懇切，有趣，但沒有廷秀那般溫柔體貼。伯衡是穿一身長袍馬褂，緞鞋，貌白皙，極像舊小說中的書生本色，眼秀而媚，有如女子，而性情和順婉轉，熱烈時候也許要暴跳發狂，可是任他如何發足，人家毫無所忌，足徵他和順溫柔之情，佔了他大部份。對社會情形很熟悉，談吐娓娓動人，班梅花極愛這一種人的外貌和性格，所以他心目中捨了廷秀之外，覺得伯衡做他對象的話也很幸福的。

這雖然是一霎間的印象，可是他把這印象已得很深。

這一夜他們四個人叫了一部汽車，直放維也納舞廳。道明又打電話把他太太

請來，班梅花見這樣偉大的一個舞場，舞女如雲，舞客如霧，擠了這一個大廳裏面，樂聲響時，大家一個個走下去擁抱而舞。這班人真是不知羞的。印象非常之壞，可班梅花不會舞，廷秀一定拖他下去試試，他一定不肯，把手掩了嘴笑道：

『我這鄉下人可夠不上資格，不要給大家笑死！』

廷秀又拖着道：

『不要緊，我帶了你一步一步走着好了。』

班梅花一定不肯，又勸廷秀也不要舞，可是他不答應，便下去同舞女舞了，又同道明的太太舞了。班梅花看在眼里，在心裏恨，見廷秀和道明去舞了，便悄悄和伯衡談天，伯衡以爲他一人坐着寂寞，便也不去舞，儘陪着他細談細講，待廷秀和道明回到桌上，他們又不做聲了。

這一夜他們玩得夠樂，可是班梅花毫不感到興趣，反而一肚氣，心中生着一個核。催着要走，廷秀祇好和她先出來了。

班梅花回到南京飯店，靠在沙發上，細細盤問廷秀關於魏道明和姚伯衡的歷史。廷秀道：

「魏道明，號子彬，筆名有十多個，我也弄不明白。他是浙江桐廬人，復旦文科畢業，留學日本二年，平日愛好文藝，各處投稿，又擔任三張日報長篇小說，其中以華年日報的「樓頭春曉」最描寫入微，自此魏道明三字大家都知道。去年又和人合辦「天地人」半月刊，自任編輯，出版以來風行各地，銷數在二萬份以上。他的字以殺辣勝，叫人看了直跳起來，一般青年學生子都喜看，還有他的評論也是振振有辭的，吃硬。好得現在雜誌不受檢查了，他胆子愈弄愈大，書籍銷路更大。不過有一件事不大贊成，就是他不能言行一致，往往勸人家穿布，剃和尚頭，實行新生活運動，他自己還是留一頭烏髮，早晨加美髮漿，晚上套壓髮帽。自己全新的西裝，做一套又一套，從沒見他穿一線布上身。他勸人家現

在是非常時期，應當清醒清醒自己的頭腦，準備爲國効勞，爲民族爲國家爭生存，什麼大菜館，什麼跳舞場，什麼什麼一大篇，都不是我們年青人應到的地方，其實適得其反，他夜夜浸在舞場裏，他私下對我說：「一天沒有舞跳，一天沒有女性刺激，日子便過不下了。」你想魏道明這麼一個混蛋。但這並非我背後責罵他，像這種人社會上也不知多多少少，戴了仁義道德的假面具，行他違背道德的卑鄙手段，正多，正多。所以我也原諒他，因爲環境把他弄得這樣子，他良心還未壞呢。他這位太太和他早年同學，自由結合，同居已經三年，他們住在法租界愛你愛他路。他的太太是一位愛舞的女人，非常新派，新得無可再新了。他們的結合，我一時講不完，……」

班梅花連忙問道：

「你講下去，言語不可講半句的。」

廷秀一看手錶，已經一點半了，急急站起欲走，班梅花眼睛媚着道：

『不可走，今夜留你這裏了……』

廷秀搖搖頭道：

『不可以，我們都是青年人，給人家聽到，不鬧笑話麼？並且這裏茶房都知道我是柯先生朋友，萬一柯先生衝進來，很無趣。』

班梅花眼睛一黑一白的怪兇，頭一橫道：

『我欲留你就留你，柯先生管不了我們。』

廷秀心想倒利害，把頭低了道：

『梅妹，你又這樣野蠻了，我是爲顧憐你我的前途呢，柯先生當然不會來干涉，老實說叫他來干涉也不會干涉，萬一流言出去，豈不難聽？』

班梅花怒氣沖沖的不做聲，走到房門口把門「砰」的一聲關得死死，又回到床上把那件青蓮旗袍一脫，露出裏邊一件妃色絨線小衣，穿得緊緊的，一雙乳峯很結實強得像天津包子那樣。她橫倒在床上便一聲不響。廷秀知道她今夜鬱金香

酒喝多了，這完全是發酒瘋樣子，加之她本來有這一種富於野性的熱情，要怎樣就怎樣，人家不可反對。她自己亦承認這一種惡劣的脾氣，改不來了。廷秀處了目前這情形，一想不好，還是去安慰她一番吧。他走上去笑着看了看，見她眼睛閉住，輕輕喚道：

『梅妹，梅妹。』但是不做聲，似乎睡着了。廷秀便也不再叫她，自己回到沙發上守着，看她動靜。

時計一點一點過去，已經敲了三點鐘，還是無動靜。這一定是睡着了。他走過去見她已經鼾聲大作，廷秀心想真滑稽。於是輕輕把她一雙脚扶了上床，鞋子脫去，又把被頭替她蓋好，她疲倦極了，睡得非常沉，這樣替她移動，一些不覺得。

廷秀在桌上留了一個條子道：

梅妹：

你很好睡，我預備講道明和他太太的結合，你要緊睡了，又不好擾你清夢，祇得留了明天談吧。我現在回家去了，你要知道我放廷芳一人在家也不放心，請你原諒。我明朝一早就來，祝你

舒快的暢眠。

哥
秀留 三點三刻

他按了電鈴交代茶房在門外當心她，又泡了一壺茶放在床前几上，然後關了電燈而去。

廷秀回到家裏，見廷芳又是睡得熟裏熟，那一對鴿子見燈亮了，『咕咕咕』的叫，廷秀伸手過去撥了愛梅一下，愛梅便啄了他一口廷秀道：

『你變了，你也像班梅花脾氣麼？混帳……』他又撥了愛秀一下，又啄了一口，廷秀火氣的道：

『好，好，你們都認不得人，明天把你送到動物院去！』

廷秀回到桌邊，見桌上廷芳留一條子，寫着：

哥哥：

今天我也跑累了，到南京飯店你們出去了，問柯先生，他已經下班，又到他家裏問，他也不曾回去。你們到底到那裏去了？一點不給我知道，想你討厭我吧？昨夜你回來這樣晏，今夜滿想你早點回來和你談談，可是一直守到三點鐘還不見你回來足音。春夜猶寒，希望你珍重自己玉體爲要，

妹芳寫 三點〇五分

廷秀看畢一笑，又望望廷芳的睡姿，覺得手足之情，都流露這條子上了。自然，廷秀太對妹妹不起，可是他又想，妹妹總能原諒他的，因爲這幾天表妹在上海，少不來他陪伴，情形當別論的。

他把條子夾在書裏。這時見妹妹翻了一個身，他低低叫了二聲：

『廷芳、廷芳。』可是並不醒。又見他一手伸出被外，秀廷忙把她納在被裏。
一頭道：

『可不要凍了呵。』

他上床時候快五點鐘了。

第二天廷秀一聰醒來，太陽已經照在窗沿上了。連忙起來，趕到南京飯店，走進五百零六號，看見茶房在那裏拖地板，收拾一切，班梅花不見，廷秀心中一怔，忙問道：

『這裏的女客人呢？』

茶房一面收拾一面答道：

『走了，房間也回頭了。』

『呀！』廷秀不禁叫了一聲。接上問道：

『什麼時候走的？』

『六點多鐘。』

『一人還是二人？走時她東西統帶去嗎？』

『一人去的，所有東西統帶走。』

『她臨去有話關照出嗎？』

茶房想了想道：

『那抽屜裏有張條子，不知是不是她留下的？』

廷秀抽開抽屜，果然有一條子，上面寫道，

廷秀：

昨夜酒性發足，知有非禮對哥，心愧萬分。此番來申

原定二日即返，多留連一日即多增老母一日罪念，故今

晨走了。房金知已付訖感感。魏姚兩先生處望卽婉謝爲

要。

梅

廷秀看畢，知道是乘七時五五分特快車走，卽匆匆跑出旅館，跳上黃包車趕向車站，他手錶還祇七點二十分，預定可以追到，又加車夫二百文，叫他拚命奔。

這班特快車非常擁擠，車廂裏早已坐得密密層層，廷秀從末一節一直尋過去，一節一節尋到頭一節，還是不見，這真奇怪了，他又從頭一節尋回來，還是沒有。廷秀尋得抓頭搔耳的，無辦法，他想：

『她不是趁這班車我死也不信，五點十五分是三四等車，況且她是六點多鐘出門，六點以後祇有這班七點五五分了。』他弄得滿頭大汗，預備再上車徹底找個明白，可是開車的鈴聲大作，那送客的無線電，『哇啦哇啦』響起來了。廷秀垂頭喪氣的慢慢走出車站，又把那條子看一遍，似乎有一陣悵惘之感，好像自己魂

靈失落了。

他覺得他表妹這一種性情實在怪癖之至，熱烈時若狂實在吃她不清，冷癖時又突然一走，使你哭笑不得，既然要走，昨夜也須告訴我，況且昨天明明還答應魏道明姚伯衡的夜飯，既已答應人家，又不告而別，這算什麼呢。這個表妹……脾氣怪得如此，簡直是兒戲……。

廷秀回到家裏就告訴廷芳這一番情形，便躺在床上氣煞了。廷芳道：

『她走了，就讓她走了吧，如果再住下去，我看你身體也弄壞了，不分日夜陪她玩，到東到西。這十天春假，原是望你在家裏休養休養的，你反不得休養，比辦事還勞苦了。』

廷秀不做聲，歎一口氣。廷芳道：

『有什麼氣呢？歎氣悶天的。』隔一會又道：

『茶要哇？』

廷秀搖搖頭。廷芳又問道：

『早飯吃過沒有？我弄點稀飯你吃好麼？』

廷秀才想起餓肚出門，到現在未吃，肚子真覺餓了，便道：

『就稀飯吧。』

廷芳於是把已冷的稀飯，熱了熱，剝了一個皮蛋，又在鑊里握點醬筍豆，裝在小盆子里。廷秀坐起，懶洋洋的吃了二碗，吃后又倒下去躺着，總是百般無趣的，心上失落一件寶貝了。一會他告訴廷芳道：

『你到樓下打電話給魏道明，姚伯衡兩人，你說班小姐今晨已經走了，夜飯謝謝吧。魏是九四二六六，姚是九三五四五。』

廷芳把號碼記在小紙上道：

『假使不在家呢？』

『叫別人代聽好了。』

廷芳先打給魏道明，恰恰在家，電話裏回話問：『爲什麼走的，你哥哥在家嗎？』廷秀纏不明白，把話筒掛在旁邊，趕上來叫廷秀自己接。

廷秀祇得下去，把話筒問道：

『你是道明兄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班小姐今晨走了。』

『奇怪，奇怪，什麼原因突然而走？』

『她這一次到上海來原祇二天耽擱，所以二天一過就動身了。』

『她昨夜倒並不提起，我看是你搶花？』

『是真的走了！』

『你送她上車的麼？』

廷秀想了想忙道：

『是的，我送她上火車的，本想要到你處辭行，因為時間促了，叫我代爲轉達，並且謝謝你晚飯。』

『廷秀，你這人真笨虫，不會再留她二天麼？拖也要拖住她二天的，她說走，你就放她走麼？』

『我拖過的，無法挽留，祇好讓她走，她說暑假再來，多玩幾天。』

『好吧，已經去了也算了。晏歇會。』

『晏歇會。』

廷秀又打給姚伯衡，不在，又打到報館也不在。他想等會自己去一趟吧。

他在電話裏對魏道明說了一番謊，這也是要面子無辦法，如果說出，『她的走連我也不知道。』豈不是大笑話麼？

下午廷秀到南京飯店柯先生處，收那房金的找頭，柯先生在賬房間裏，叫廷

秀大廳上坐，一會他拿了一個小紙包交給廷秀道：

『這裏還多下十八元八角，房金十一元六角，打八折九元二角八分，小賬一成，茶房償了一元，合共十一元二角。你自己點一點。』

廷秀接了紙包連說：

『費心費心。』又看見柯先生很忙，便也馬上告辭而出。

回到家裏看見二頭鴿子，似乎又有點感觸，祇是房子小，養鴿不適宜，鴿扇拉滿床上，桌上，窗沿上，廷秀道：

『我看這兩頭鴿還是寄養動物院去吧，我們地方太小，如何好養鴿，鴿扇東撒西撒，床也髒死，她一向登慣大地方，樹林，河邊，屋頂，現在守在這裏也要悶死了。』

廷秀道：

『我也這意思，祇有寄養動物院一辦法，此後也可看見。我見鴿扇就惡心，

殺死了吃又不忍。」

廷秀道：

「殺，我也不贊成，將來梅姐姐問你「兩頭鴿呢？」「殺死了。」她一定不快活。」

廷秀兄妹兩人，一人捧了一頭，把她送到文廟路市立動物院，院長很歡迎，他說：

「鴿種這里極多，可是像這一對純白而一絲雜色也沒有，雖不是名種，但也少。」又把廷秀名字住址留在簿上，以備查考。院長又領他兩人參觀新到印度老虎，獅子，金錢豹，還有一條大蟒蛇。廷秀看得怪快樂，廷芳也暫時忘記了煩悶了。

